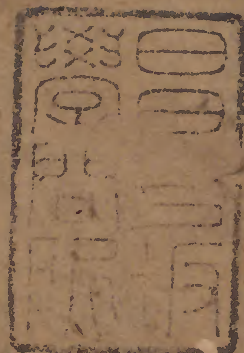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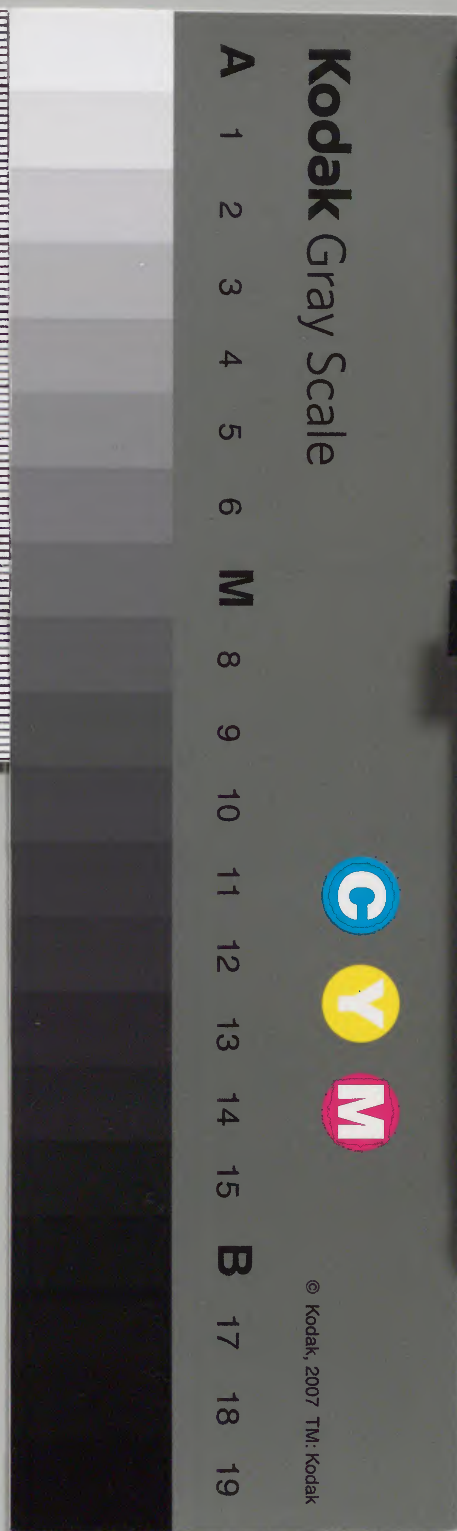
南史

傳十七之廿一



共二十本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053
冊數	20 (8)
函號	280 80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列傳第十七

南史

漢書文庫

孔靖

孫

璜之曾孫

孔琳之

孫

殷景仁

從祖弟

孔靖字季恭會稽山陰人也名與宋武帝祖諱同故以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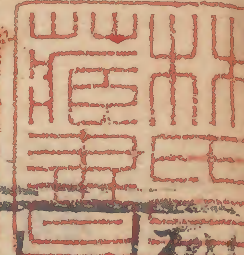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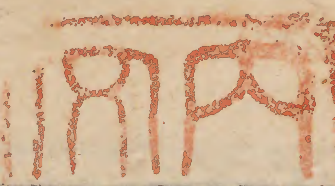
稱祖愉晉車騎將軍又闡散騎常侍季恭始察孝廉累遷

司徒左西掾未拜遭母憂隆安五年被起為山陰令不就

宋武帝東征孫恩屢至會稽過季恭宅季恭正書卧有神

人衣服非常謂曰起天子在門既而失之遽出適見帝延

入結交執手曰知後當大貴願以身為託於是曲意禮接



贈給甚厚帝後孫恩時桓玄篡形已著帝欲於山陰建
義季恭以山陰路遠且玄未居極位不如待其篡後於京
口圖之帝亦以為然時虞嘯父為會稽內史季恭求為府
司馬不得乃出詣都及帝定桓玄以季恭為會稽內史使
齋封板拜授止與季恭遇季恭便回舟夜還至即叩扉入
郡嘯父本為桓玄所授聞玄敗開門請罪季恭慰勉使且
安所住明日乃移季恭到任釐整淳華前書討遊惰由是境
內肅清累遷吳興太守加冠軍先是吳興頻喪太守言項
羽神為卜山王居郡聽事二千石常避之季恭居聽事竟
無害也遷尚書左僕射固讓義熙八年復為會稽內史脩

飾學校督課誦習十年復為右僕射又讓不拜除領軍加
散騎常侍十二年致仕拜金紫光祿大夫是歲武帝北伐
季恭求從以為太尉臣等諮祭酒從平關洛宋臺初建以為
尚書令又讓乃拜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辭事東歸帝餞
之戲馬臺百僚咸賦詩以述其美及受命加開府儀同三
司讓累年不受薨以公而贈子靈符位丹楊尹會稽太守尋
加豫章王子尚撫軍長史靈符家本豐富產業甚廣又於
永興立野周回三十三里水陸地二百六十五頃舍帶二
山又有果園九處為之有司所糾詔原之而靈符答對不實
坐免尋又復官靈符慙寔有堪幹不存華飾每所莅官政

績修理廢帝景和中犯忤近臣為所讒搆遣使鞭殺之二
子湛之深之於都賜一死明帝即位追贈靈符金紫光祿大
夫深之大明中為尚書比部郎時安陸應城縣人張江陵
與妻吳共罵母黃令一死黃忿恨自經死已值赦案律子賊
殺傷毆父母梟首罵詈棄市謀殺夫之父母亦棄市會赦
免刑補治江陵罵母母以自裁重於傷毆若同殺科則疑
重用傷毆及詈科則疑輕制唯有打母遇赦猶梟首無詈
母致死會赦之科深之議曰夫題里逆心而仁者不入名
且惡之況乃人事故毆傷詛法所不原詈之致書則理
無可宥罰有從輕蓋疑矣善求之文旨非此之謂江陵雖

選赦恩故合梟首婦本以義愛非天屬黃之所恨情不
吳原死補治有允正法詔如深之議吳可棄市靈符弟
運位著作郎靈運一瑋之瑋之有吏能仕齊為吳令有小
兒年十歲偷刈隣家稻一束瑋之付獄案罪或諫之瑋之
曰十歲便能為盜長大何所不為縣中皆竊爾遷尚書
丞又以職事知名後兼左戶尚書廷尉卿出為臨海太守
在任清約罷郡還獻乾姜二千斤齊武帝嫌其少及知瑋
之清乃歎息出監吳興郡尋拜太守政稱清嚴明帝輔政
防備諸蕃致密言於上佐使便宜從事隆昌元年遷瑋之
晉熙王冠軍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欲令殺瑋瑋之

辭不許欲自引決友人陸閑諫之琇之不從遂一食而死
子臻至太子舍人尚書三公郎臻子幼孫梁寧
主簿無錫令幼孫子免

免字休文數歲而孤為叔父虔孫所養好學善屬文而國

劉頤以博學稱每深相欽美執其手曰昔伯喈以素悉與

仲宣吾當希彼蔡君足下無愧王氏所保書籍尋以相付

仕梁為尚書儀曹侍郎時左戶郎沈炯為飛書以謗將陷

重辟連官臺閣人懷憂懼免廷議理之竟得明以侯景陷

建鄴朝士並被拘執或為免於賊率侯子鑒乃以手推搥厚

遇之令掌書記時子鑒景之心朝士莫不卑屈

阿下或諫免曰不宜高抗免曰吾性命有在豈有取媚凶

醜以求全乎時賊徒剝掠子女拘逼士庶免保持得全者

甚衆尋遭母憂時天下喪亂皆不能終三年喪唯免及吳

國張種在寇亂中守法度並以孝聞及景平司徒王僧辯

先下辟書引為左西掾梁元帝於荊州即位徵免及沈炯

僧辯累表請留之帝手敕報曰孔沈二士今且借公其為

朝廷所重如此僧辯為揚州刺史又補中從事史時侯景

新平每事草創憲章故事無復存者免補物強識甄明故

實問無不知儀注體式牋書表翰皆出於免陳武帝作相

除司徒左長史遷給事黃門侍郎齊遣南岳老蕭軌來寇

四方壅隔糧運不繼三軍取給唯在郡下乃除奐建康令
武帝尅日決戰乃令奐多饜麥飯以荷菑不襄之一宿之間
得數萬裏軍人旦食訖盡棄其餘因而決戰大破賊武帝
受禪遷太子中庶子永定二年除晉陵太守晉陵自宋齊
以來為大郡雖經寇擾猶為全實前後二千石多行侵暴
奐清白自守妻子並不之官唯以單船臨郡所得秩俸隨
即分贍孤寡郡中號曰神君曲阿富人殺緝見奐居處儉
素乃餉以衣氊一具奐曰太守身居美祿何為不能辦此
但百姓未周不容獨享温飽勞卿厚意去勿為煩陳文帝
即位徵為御史中丞奐性剛直多所糾劾朝廷甚敬憚之
又達於政體每所奏未嘗不稱善自司滯重其付咨決遷
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中書舍人重除御史中丞尋為主
兵尚書時文帝不豫意蘭事事並令僕射到仲舉共決及
帝疾篤奐與宣帝及到仲舉并吏部尚書袁樞中書舍人
劉師知等入侍醫藥文帝嘗謂奐等曰今三方鼎峙宜須
長君朕欲近則晉成遠隆殷法卿等須遵此意奐乃流涕
歔歔跪而對曰陛下御膳違和痊復非久皇太子春秋鼎
盛聖德日躋廢立之事臣不敢聞帝曰古之遺直復見之
卿乃用奐為太子詹事廢帝即位除散騎常侍國子祭酒
出為南中郎康樂侯長史尋陽太守行荊州事宣帝

即位為始興王長史與在職清儉多所規正宣帝嘉之賜
米五百斛并累降敕書殷勤勞問大建六年為吏部尚書
八年加侍中時有事北邊尅復淮泗封賞叙用紛紛重疊
與應接引進門無停宿加以鑒人物詳練百氏凡所甄拔
衣冠搢紳莫不悅服性耿介絕諸請託雖儲副之尊公侯
之重弱情相及終不為屈始與王叔陵之在湘州累諷有
司固求台鉉與曰來章本以德舉未必皇枝因抗言於宣
帝帝曰始興那忽望公且朕兒為公須在鄱陽王後與曰
臣之所見亦如聖旨後主時在東宮欲以江摠為太子詹
事令管記陸瑜言之與後主曰江摠之華而無園綺之

實輔弼儲貳竊謂非材後主深以為恨乃自三於宣帝宣
帝將許之與乃奏曰江摠文華之人今皇太子文華不少
無藉於摠如臣愚見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道帝曰誰可
與曰都官尚書王廓代有懿德識性敦敏可以居之後主
時亦在側乃曰廓王泰之子不可居太子詹事與又曰宋
朝范曄即范泰之子亦為太子詹事後主固曰王泰以摠
為詹事由是忤旨初後主欲官其私寵微諷於與與不從
及左僕射陸繕遷職宣帝欲用與代繕已草詔詔後主抑
遂不行十四年為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領前軍將軍
未行改領弘範官衛尉至德元年卒年七十餘有集十五

卷彈文四卷子紹安紹新紹忠字孝揚少有才學位

太子洗馬鄱陽東曹掾

孔琳之字彥琳會稽山陰人也曾祖群晉御史中丞祖沈丞相掾父獻光祿大夫琳之強正有志力少好文章義解音律能彈琴妙美章隸桓玄輔政為太尉以為西閣祭酒玄時議欲廢錢用穀帛琳之議曰洪範八政以昏次食豈不以交易之所資為用之至要者乎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難運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貝麻代不廢者也穀帛為寶本充衣食十分以為貨則致損甚多又勞煩於商販之手耗棄於割剝之用此之

為錢者方自曩故雖曰巧偽之人競濕穀以要利則

續以充資魏世制以嚴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馬芝以為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既用而廢之則百姓頓亡其財是有錢無糧之人皆坐而飢困此斷之之弊也魏明帝時錢廢穀用四十年矣以不便於人乃舉朝大議精不達政之士莫不以宜復用錢彼尚舍穀而用錢足以明穀帛之弊著於已試也玄又議復肉刑琳之以為唐虞象刑夏禹立辟蓋淳淳以異教化不爾蓋曰世輕世重言隨時也夫三代風純而重簡故罕蹈刑辟季末俗巧而務殺故動習憲網者三行放叔世必有踊貴之尤此五帝不相循

法肉刑不可悉復者也漢文發仁惻之意傷自新之路意
由革言割制號稱刑厝然名輕而實重反更傷人故孝景
嗣位輕之以緩緩而人慢又不林示邪如心乎刑罰之中所以
見美於音歷代詳論而未獲厥中者也兵荒已後舊法更
多棄市之刑本斬左趾漢文一謬承而弗革所以前賢後
恨議之而未辯鍾繇陳羣之意雖小有不同欲以右趾代
棄市若從其言則所囚者衆矣降死之生誠為輕法可以
全其性命蕃其產育仁既濟物功亦益衆又今之所患庸
逃為先屢叛不革宜也此身靡所亦以肅戒未犯亦絕
以不... 承揚州中從事... 衆官獻便... 議者以... 倘官脩庠序... 刑審官方明... 舉選拔才務... 崇簡訓琳之於衆議... 列別... 建言曰夫璽印
者所以辯章官爵... 符信官莫大於璽帝爵莫尊於公
侯而傳國之璽歷代選用襲封之印... 世相傳... 璽在仍舊
無取改... 亦今世唯尉一職獨用一印... 至於內... 璽官每遷
悉改討尋其義... 所未達若謂官各異... 璽與傳襲不同則
不若異代之為殊也右論其名器雖有... 公卿之貴不若帝
王之重若以或有誅夷之臣已忘其凶... 璽用... 璽延...
四百未聞以... 嬰身... 戮國... 而棄不佩帝王公侯之尊不

疑於侍重人三眾僚之卑何嫌於即印載籍未聞其說推
別自其準而終年刻鑄喪功消實八金銀銅炭之費不可
稱言非所以因循舊貫易簡之道愚謂衆官印用一印無
煩改作若新置官又官多印少文或本失然後乃鑄則何
禪天府非唯小益又曰凶門拒裝不出禮典起自宋代積
習生常遂成舊俗矣自天子達于庶人誠行之有由卒革
必駭然苟無關於情而有愆禮度存之未有所明夫之未
有所失固當式遵先典釐革後謬况公復兼以游費寔爲人
患若至凡人士喪遂成多出閭里每有此須動十數萬指入
百力而義無所取至於寒庶則人思自竭雖復空如
莫不傾產單財所謂葬之以禮其若此乎謂宜一罷凶門
之式遷尚書吏部郎義熙十一年除宋武帝平北征西長
史遷侍中穴臺初建陰宋國侍中永初二年爲御史中丞
明憲直法無所屈撓奏劾尚書令徐羨之虧違憲典時羨
之領揚州刺史琳之弟璩之爲中從事羨之使璩之解釋
琳之使行寢其事琳之不許曰我觸忤宰相政當罪止一
身汝必不應從坐何須勤勤邪自是百僚震肅莫敢犯禁
武帝甚嘉之行經蘭臺親加臨幸遷祠部尚書不事產業
家无營二景平元年卒追贈太常子魏有父風官至揚州
中從事魏子觀

觀字息遠少骨鯁有風力以是非為已任口吃好讀書早
知名歷位中書黃門侍郎初晉安帝時散騎常侍選望甚
重與侍中不異其後職任閑散用人漸輕孝建三年孝武
欲重其選於是吏部尚書顏竣奏以觀及司徒左長史王
景文應募帝不欲威權在下其後分吏部尚書置二人以
輕其任侍中蔡興宗謂人曰選曹要重常侍閑淡改之以
急而不以實雖主意欲為輕重人心豈可變邪既而常侍
之選優卑選部之貴不異大明元年徙太子中庶子領翊
軍校尉歷祕書監廷尉卿為御史中丞鞭令史為有司所
糾察不問六年除安陸太守後復軍長史江夏內史性使
酒飲氣每醉輒彌日不醒僚類問多所陵忽尤不能耐意
甚幸莫不畏而疾之居常貧罄無有曹約未嘗問懷府
長史典籤諮事下呼前不敢前不令去不敢去雖醉日居
多而明曉政事醒時判決未嘗有壅衆咸曰孔公一月二
十九日醉勝世二十九日醒也孝武每欲引見先遣人
覘其醉醒也真素不尚矯飾遇得寶玩服用不疑而遺物
盡敗終不改易所吳郡顧觀之亦尚儉素衣裘器服皆擇
其陋者宋世清儉稱此二人觀弟道存後弟徽頗營產業
二弟請假東還觀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皆是綿絹紙席
之屬觀見之偽喜謂云我比乏得此甚要因命置岸側既

而正色謂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還東作賈客邪命燒盡
乃去先是度徽之為御史中丞性豪麗服玩甚華觀代之
衣冠器用莫不麤率蘭臺令史並三吳富人咸有輕之之
意觀逢昔緩帶風貌清嚴皆重跡屏氣莫敢欺犯度徽之
字景猷潁川陽陵人也後卒於南東海太守觀後為司徒
左長史道存代觀為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時東土大旱都
邑米貴一斗將百錢道存慮觀甚乏遣吏載五百斛米餉
之觀呼吏謂之曰我在彼三載去官之日不辦有路糧即
至彼未幾那能得此米邪可載米還彼吏曰自古以來無
有載米上水者都下米貴乞於此也與之不聽吏乃載米而
去永光元年遷侍中後為尋陽王右軍長史行會稽郡
明帝即位召為太子詹事遺故佐平西司馬庾業為右
司馬代觀行會稽郡事時上流又叛上遣都水使者孔璩
入東慰勞璩至說觀以廢帝後費倉諸耗盡都下罄匱資
用已竭今南北並起遠近離叛若擁二郡之銳招動三吳
事無不冠觀然其言遂發兵馳檄觀子長公璩二子淹玄
並在都馳信密報泰始二年三月並逃叛東歸遣書要吳
郡太守顧琛琛以二年篤老入密邇建鄴與長子寶素謀
議未判少子寶先時為山陰令馳書報琛以南師已近朝
廷孤弱不時應從必有覆滅之禍觀前鋒軍已度浙江琛

遂據郡同反吳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守劉延熙晉陵太守
守表標一時響應更業既東明帝即以代延熙為義興以
延熙為巴陵王休若鎮東長史業至長塘湖即與延熙合
明帝遣廷威將軍沈懷明東討尚書張永係進巴陵王休
若董統東討諸軍時觀所遣孫曇瓘等軍頓晉陵九里部
陣其盛饒明至奔牛所領寡弱張永至曲阿未知懷明文
否退還延陵就休若諸將師咸勸退破固休若宣令敢有
言退者斬眾小定軍主劉亮又至兵力轉集人情安
時齊高帝率軍東討與張

軍相持上遣績射將軍

至晉陵九里曲結營與東

視賊形勢賊帥孫曇瓘程玕宗陳景遠凡有五城互相
帶玕宗城猶未固道隆率所領急攻之俄頃城陷玕宗
首劉亮果動便刀楮乃負楮而逃直入重柵眾軍因之即
皆摧破齊高帝與永等乘勝馳擊之又大破之曇瓘因此
敗走孔瑛與曇生焚倉庫奔錢世管會稽聞西軍稍近將
多奔亡觀不能復制上虞令王早又起兵攻郡觀憂遽不知
所為其夕率千人聲云東討實如石湯遇潮潤不得去眾
叛都盡明生載以小船竄下山濬村村人縛以送晏晏調
曰此事孔瑛之為無豫卿事可任首辭當相為申上觀曰
江東處分莫不由身委罪求活優之君蓋行意耳晏乃斬

之東關外臨死求酒曰此是平生所好顧琳王曇首表
等並請吳喜婦乘喜皆宥之東宮主死七十六人於陣斬
十七人餘皆原有觀之起兵也夢行宣陽明道一觀望皆
丘陵觀者私告人曰丘陵者葬平素康其於難克說弟道在
位黃門吏部郎南海太守晉安王子勳建偽號以為侍中
行雍州軍事敗見殺

裴景仁陳郡長平人也曾祖融晉太常祖茂之特進左元
祿大夫父道裕早亡景仁少有大成之量司徒王謚見而
以女妻之為宋武帝太尉行參軍歷位中書侍郎景仁

為文而一收有忠致不談義而深達理至於國典朝

記注莫不撰錄識者知其有當世之志也曾建議請
舉才以所薦能否黜陟武帝甚知之少帝即位補侍中累
表辭讓優詔申其請以為黃門侍郎歷左衛將軍文帝即
位委遇彌厚俄遷侍中左衛如故時與王華王曇首劉湛
四人並為侍中以風力局幹冠冕一時同升之美近代莫
及元嘉三年車駕征謝晦司徒王弘入居中書下省景仁
長直共掌留任晦平代到彥之為中領軍侍中如故文帝
所生章太后早亡上奉太后所生蘇氏甚謹六年蘇氏卒
車駕親往臨哭詔欲遵二漢推恩之典景仁議以為漢氏
推恩加爵于時承秦之弊儒術蔑如懼非盛明所宜軌躅

晉監二代朝政之所因君舉必書哲王之所慎體至公者
懸爵賞於無私奉天統者每屈情以申制所以作孚萬國
貽則後昆上從之丁母憂葬竟起為領軍將軍固辭上使
綱紀代拜遣中書舍人周赳與載詣府服闋遷尚書僕射
太子詹事劉湛代為領軍湛與景仁素善皆被遇於武帝
俱以宰相許之湛常居外任會王弘王華王曇首相係亡
景仁引湛還朝共參朝政湛既入以景仁位遇本不踰已
一旦居前意甚憤憤知文帝信仗景仁不可移奪乃深結
司徒彭城王義康欲倚宰相之重以傾之十二年景仁遷
中書令護軍將軍僕射如故尋復加領吏部

納湛言毀景仁於文帝帝遇之益隆景仁密陳相王
非社稷計上以為然景仁對親舊嘆曰引之令入便噬人
乃稱疾請解不見許使停家養病湛議欲遣人若劫盜者
於外殺之以為文帝雖知當不能傷至親之愛上微聞之
徒景仁於西掖門外晉鄱陽王第以為護軍府密邇宮禁
故其計不行景仁卧疾者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日
中以十數朝政大小必以問焉影迹周密莫有窺其際者
及將收湛之日景仁便拂拭衣冠寢疾既久左右皆不悟
其意其夜上出華林園延賢堂召之景仁猶稱脚疾小牀
輿以就坐誅討處分一皆委之代義康為揚州刺史僕射

吏部如故遣使者授印綬主簿代拜畢便覺疾甚情理乖錯性本寬厚而忽更苛暴問左右曰今年男婚多女嫁多是冬大雪景仁乘輿出廳事觀望忽驚曰當閣何得有大樹旣而曰我誤耳疾篤文帝謂不利在州使還住僕射下省為州凡月餘日卒或云見劉湛為崇追贈侍中司空謚曰文成公大明五年孝武行經景仁墓詔遣致祭子道裕幼而不慧位太中大夫道裕子恒明帝時位侍中度支尚書屬父疾積久為有司所奏詔曰道裕生便有病更無橫疾恒因愚習惰久妨清序可除散騎常侍

淳字粹遠景仁從祖弟也祖允晉太常又穆以和謹致稱

自五兵尚書為宋武帝相國左長史元嘉中位特進右光祿大夫領始興王師卒官謚曰元子淳少好學有美名歷中書黃門侍郎黃門清切直下應留下以父老特聽還家高簡寡言早有清尚愛好文義本守違陰在祕書閣撰四部書大目凡四十卷行於世元嘉十一年卒朝廷痛惜之子孚有父風嘗與待中何武共食孚嘗書勗云益發壽羨勗司空無忌子也孚徐轍劭曰何無忌諱字位吏部郎為順帝撫軍長史子臻字後同幼有名行表粲褚彥回並賞異之毋造二公之席輒清言景王儉為丹楊尹引為郡丞表昂先拜祕書丞求臻為到省表臻谷曰何不見倩

拜而見倩作表遂不為作歷位太子洗馬淳弟冲字希遠
位御史中丞有司其稱再遷度支尚書元凶妃即淳女
而冲在東宮為邵所知遇邵殺立以為司隸校尉冲有學
義文辭劭使為尚書符罪狀率武亦為劭盡力建鄴平賜
死冲弟淡字夷遠亦歷黃門吏部郎太子中庶子大明中
又以文章見知

論曰李恭命偶興王恩深惟傳及位致宗寵而每存謙挹
觀夫持滿之戒足以追蹤古人琇之貞素之風不踐無義
之地易曰王臣蹇蹇其動也自休文行己之度可謂近之
琳之二議深遲變通之道觀持身之節亦曰特之良而
聽言則悖晚致覆沒痛矣哉景仁遠大之情著於初筮元
嘉之盛卒致宗臣言聽計從於斯為重美矣乎

列傳第十七

南史二十七

騎從事中郎尚書吏部郎廷尉左衛將軍宋受命為侍
中淡之兄弟並盡忠事武帝恭帝母生男輒令方便殺焉
或誘賂內人或密加毒害前後如此非一及恭帝遜位居
秣陵宮常懼見禍與褚后共止一室慮有酖毒白者食於
前武帝將殺之不欲遣人入內令淡之兄弟視之褚后出
別室相見兵人乃踰垣而入進藥於恭帝帝不肯飲曰佛
教自殺者不得復人身乃以被掩之後會稽郡缺朝議欲
用蔡廓武帝曰彼自是蔡家佳曰徇關人事可用褚佛佛
淡之小字也乃用淡之為會稽太守景平二年富陽孫氏
聚合明宗謀逆其支黨在永興縣潛相影響永興令羊恂

覺其謀以告淡之淡以之不信乃以誣人之罪收縣職

是孫法先自號冠軍十人將軍與孫道慶等攻沒縣邑更相
樹置遙以鄒令司馬文宣為征西大將軍建旗鳴鼓直攻
山陰淡之自假陵江將軍以山陰令陸邵領司馬加振武
將軍前負外散騎常侍王茂之為長史前國子博士孔欣
前負外散騎常侍謝朏之並參軍事召行參軍七十餘人
前鎮西諮議參軍孔審子左光祿大夫孔季恭子山士並
在艱中皆起為將軍遣隊王陳願都議曹掾盧道納二軍
過浦陽江願等戰敗賊遂推鋒而前去城二十餘里淡之
遣陸邵水軍禦之而身率所領出次近郊邵與行參軍漏

恭欺合力大敗賊於柯亭淡之尋卒謚曰質子裕之名與
武帝同故行字焉似為太宰琅邪王行參軍武帝車騎參
軍司徒左西屬中軍平諮議參軍署中兵加建威將軍從征
鮮卑盡其誠力盧循攻查浦叔度力戰有功循南走武帝
板行廣州刺史加自建威將軍領平越中郎將在任四年
廣營資化具資財豐積坐免官禁錮終身還至都凡諸親舊
及一而之款無不厚加贈遺尋除太尉諮議參軍相國右
司馬武帝受命為石衛將軍武帝以其名家而能竭盡心
力甚嘉之封番禺郡男尋加散騎常侍末初四年出為雍
州刺史領寧蠻校尉在任三年以清簡致稱景平二年卒

子慎之嗣慎之弟寂之著作佐郎早卒寂之子璠尚宋文

帝弟六女琅邪真長公主位太宰參軍亦早卒璠子續位

太子舍人亦尚宋公主續子球字仲寶少孤貧篤志好學

有才思宋建武王景季元微中誅滅唯有一女在故吏何

昌寓王思遠聞球清高以此女妻之仕齊為溧陽令在縣

清白貧公奉而已仕梁歷都官尚書通直散騎常侍祕書

監領著作司徒右長史嘗侍著作如故自魏孫禮晉荀勗

以後台佐加勳於自球也後為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尚書中

書湛之字休玄秀之子也尚宋武帝第六女始安哀公主葬

謝烏都尉著作佐郎袁公主薨復尚武帝第五女吳郡宣

步回西上閣宿。一日公主夜就之備見。通達之。步回整身而
立。幾夕。王曉不為移志。公主謂曰。君髮鬢如戟。何無丈夫
意。步回曰。回雖不敏。何敢首為亂。昔宋明帝鄧位。累遷吏
部尚書。有又求官密袖中。將一餅金。因平請間。以金示之。
曰。人無知者。步回曰。鄉自應有官。無假此物。若必見與不
得。不相落。此人大懼。收金而去。步回以此其事。而不言其名。
時人莫之知也。帝之在蕃。與步回以風素相善。至是深相
委。使陳事。皆見從。改封雲都伯。歷侍中。領尚書右衛將軍。
步回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每朝。命曰。儼。素

復得宰相。英時人。以方何平。叔嘗聚表。聚舍。初秋涼。月
月甚美。步回援琴奏別鵠之曲。宮商既調。風神諧暢。主或
謝莊。並在繁坐。撫節而歎曰。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宮
商暫離。不可得已。時僧人常亦奇。與薛安都為逆。降叛。非
一。後又求降。明帝加以重任。步回謂全其首領於事已弘。
不足大加寵異。而不從。亦奇。尋又奏。步回後為吳郡太守。
帝寢疾危殆。馳使召之。欲託後事。及至。乃入。帝坐帳中。流
涕曰。吾此危篤。故召卿。欲使著黃羅襪。指牀頭。六函曰。文
書。皆函內。實此。豈不得復開。步回亦悲不自勝。黃羅襪。乳
毒服也。帝雖小。聞猶懷身後慮。建安王休仁人。今美物。

帝示向帝與君回謀誅之君回以為不可帝怒曰卿廢不
 足與議重君回懼而奉旨僕為吏部尚書衛尉卿尚書右
 僕射以母老疾最重須養辭衛尉不許明帝崩遺詔以為
 中書令護軍將軍與尚書令袁粲凌轅命輔幼主粲等雖
 同見託而意在君回君回同心理事務弘後約百姓賴之
 既而王僧隆阮佃夫用重賄賂公行君回不能禁也遭所
 生喪毀頓一復可謂其在太盛極唯泣淚顧乃見其本質
 焉詔斷哭祭手客葬車一起為中軍將軍平官如故兀微二
 年桂陽王休範友君回與衛將軍袁粲入衛官省鎮集眾
 有言高帝車謂昭昭也此非常也山為吳興高帝餽物別君
 回又語人曰此人才貌非常將來不可測也及顧命之際
 引高帝豫為高帝既平桂陽遷中領軍南充州高帝因讓
 粲君回及衛軍袁粲書陳情君回粲答書不從高帝乃受
 命其年加君回尚書令侍中給班劍二十人固讓令三年
 進爵為侯服闋以授中書監侍中護軍如故給鼓吹一部
 時淮北屬江南無復護魚或有間關得至者一枚直數千
 錢人有餉者回雖至二十枚亦回時雖貴而貧薄過甚門
 生有獻計者之二三但十萬錢亦回變色曰我謂此是食
 物非曰財貨且不知世貴賤爾受之雖復儉之寧可賣

有言高帝車謂昭昭也此非常也山為吳興高帝餽物別君
 回又語人曰此人才貌非常將來不可測也及顧命之際
 引高帝豫為高帝既平桂陽遷中領軍南充州高帝因讓
 粲君回及衛軍袁粲書陳情君回粲答書不從高帝乃受
 命其年加君回尚書令侍中給班劍二十人固讓令三年
 進爵為侯服闋以授中書監侍中護軍如故給鼓吹一部
 時淮北屬江南無復護魚或有間關得至者一枚直數千
 錢人有餉者回雖至二十枚亦回時雖貴而貧薄過甚門
 生有獻計者之二三但十萬錢亦回變色曰我謂此是食
 物非曰財貨且不知世貴賤爾受之雖復儉之寧可賣

頗取錢也悉與游啜之少日僊並明年嫡母吳郡公主
薨毀瘠骨立并舉祀禮同辭又以青茶禮及表解職並
不誌倉梧暴言甚甚西高帝與帝曰及表桑言世事桑曰
王上幼年微過務改行聖之爭非季世所行縱使功成亦
終無全地彦回默然無心高帝及廢倉梧羣公集議表桑
劉彥節既不受命彥回曰非蕭公無以了此手取事授高
帝高帝曰相與不肖也安得辭事乃定順帝立改號衛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甲仗五十人入殿及表桑懷
貳曰褚公眼睛多白所謂白虹貫日亡宋者終此人也他
日桑謂彥回曰國家所倚唯公與劉丹陽及桑耳桑答自
勉無使竹帛所笑之彦回曰願以鄙心寄公之腹則可矣
竟不能自固及高帝輔政王儉議加黃鉞任遐曰此大事
應報褚公帝曰褚脫不與卿將何計遐曰彦回保妻子愛
性命非有奇才異節還能制之果無違異及沈攸之事起
高帝召彦回謀議彦回曰西夏置難事必無成公當先備
其內耳高帝密為其備事平進中書監司空齊臺建彦回
白高帝引何曾自魏司徒為晉丞相求為齊官高帝謙而
不許建元元年進位司徒侍中中書監如故改封南康郡
公彥回讓司徒乃與僕射王儉書欲依蔡謨事例儉以非
所宜言勸彥回受命終不就尋加尚書令二年重由前命

讓魏軍動高帝欲發王公以下無官者從軍

彥回諫以為無益實用空致擾動上乃止三年七月帝親

嘗耐盛暑欲夜出彥回與左僕射王儉諫以為自漢宣帝

以來不夜入廟所以誠非常人君之重所宜克慎從之時

朝廷機事彥回多與議謀每見從納禮遇甚重上大宴集

後謂朝臣曰卿等並宋時公卿亦當不言我應得天子

王儉等未及答彥回斂板曰陛下不得言臣不早識龍顏

笑曰吾有愧文叔知公為宋祐久矣彥回善彈琵琶齊

帝在東宮宴集賜以金鏤柄銀柱琵琶性和雅有器度

徐去然世願以名節譏之于時百姓語曰可憐石頭

城寧為袁粲死不作彥回生高帝崩諡以高錄尚書事

江左以來無單拜錄者有司疑立優策尚書令王儉議以

為見居本官別拜錄應有策書而舊事不載中朝以來三

公王侯則優策並設官品第二策而不優優者褒美策者

兼明委寄尚書職居天宮政化之本故尚書令品雖第三

拜必有策錄尚書品秩不見而摠任彌重前代多與本官

同拜故不別有策即事緣情不容均之凡僚宜有策書用

申隆寄既異王侯不假優文從之尋增彥回班劔為三十

人五日一朝頃之寢疾彥回少時嘗篤病夢人以十著一

具與之遂差其一至是年四十八矣歲初便寢疾而太白
熒惑相係犯上將彥回慮不起表遜位武帝不許乃改授
司空驃騎將軍侍中錄尚書事如故熒年四十八家無餘
財負責數十萬詔給東園祕器時司空掾屬以彥回未拜
疑應為吏敬以不王儉議依禮婦在塗聞夫家喪改服而
入今掾屬雖未服勤而吏節稟於天朝宜申禮敬司徒府
史又以彥回既解職而未恭後授府應上服以不儉又議
依中朝士孫德祖從樂陵遷為陳留未入境樂陵郡吏依
見君之禮陳留迎吏依娶女有吉日齋襄弔司徒府宜依
居官制服又詔贈太宰侍中錄尚書公如故曾年四十八

十人葬送禮悉依宋太保王弘故事詔曰文簡先是庶
三公轎車未有定格王儉議官品第一皆加幢絡自彥回
始也又詔彥回妻宋故巴西主母姚氏薨宜增南康郡
夫人

長子晉字尉先少耿介父督袁粲等刑高帝貴深執不同
終身愧恨之有懷退之志位侍中王回薨死服闋見武帝責
流涕不勝上甚嘉之以為侍中領少兵校尉左戶尚書
常謝病在外上以此望之遂諷令辭許讓與弟纂仍居墓
下及王儉薨乃騎水牛出市以蔽門外柱入哭盡哀而退家
人不知也會疾篤其子霽載以歸疾小間知非故歎大怒不

肯復飲食內外商悉釘塞之不與人相聞數日裁餘氣息
謝潘開其葬在候之排悶不可開以符禳破進見責曰事
之不可得者身也身之不可全者名也名與身俱滅者君
也豈不全之哉責曰吾少無人間心豈身名之可慕但願
啓手歸全必任舊隴兒輩不才未達余趣殺尸徒殯夫吾
素心更以此為恨耳永明七年卒

綦字茂緒位義興太守八年改封巴東郡侯明年表讓封
還責字審詔許之建武末綦位太子詹事度支尚書領前
軍將軍永元元年卒太常諡穆子綦子向字景政卒數歲
父母相繼亡及嬰世石成人親表異之及長在雁門

長兼侍中向風儀端麗眉目如畫每公庭就列為眾所瞻
望焉仕梁卒於北中郎廬陵王長史子翔

翔字世舉起家秘書郎累遷宣城王主簿中大通五年梁
武帝宴羣臣樂游苑別詔翔與王訓為二十韻詩限三刻
成翔於坐立奏帝異焉即日補宣城王文學俄遷交時宣
城友文學加正王二等翔超為之時論美焉出為義興太
守在政繁已少自繁詩去游費百姓安之郡西亭有古樹積
年枯死翔至郡忽更生枝葉咸以為善政所感以秩滿吏
人詣闕請之敕許焉尋徵為吏部郎去郡百姓無老少遠
送出境涕泣拜辭翔居小選公清不為請屬易意號為平

允遷侍中太清二年守吏部尚書丁母憂以毀卒翔少有
孝行為侍中時母病篤請沙門祈福中夜忽見戶外有異
光又聞空中彈指及旦疾遂愈咸以為精誠所致云
澄字彥道彥回弟也初湛之尚始安公主薨內側室郭氏
生彥回後尚吳郡王生澄彥回事主孝謹主愛之湛之立
主表彥回為嫡澄尚文帝女靈江公主拜駙馬都尉
官清顯吾醫術建元中為吳郡太守百姓李道念以公事
到郡澄見謂曰汝有重疾答曰舊有冷疾至今五年眾醫
不差澄為診脈謂曰汝病非冷非熱當是食白齋雞子過
多所致令反蘇一盅其服之治一服乃吐出物如汁

醫之動開者是雞卵洲洲小距只足能行起澄曰此水書

夏服所餘藥又吐得如向者雞十三頭而病都差嘗時稱
妙豫章王感病高帝召澄為療立愈尋遷左戶尚書彥回
亮澄以錢一萬一千就招提寺贖高帝所賜彥回白貂坐
褥壞作表及櫻又贖彥回介續學導公彥回常所乘奇牛
永明元年為御史中丞表奏言禁錮見原遷侍中
領右軍將軍以勳謹見知澄為東昏皇弟永元元年卒
遺贈金紫光祿大夫
紹字彥宣彥回從父弟也公法顯都陽太守紹少有高節
王儉嘗經才堪深博為反安郡還以一月詔召為國

士不拜常非其回自事二代彦回子貞在問訊焯焯問曰
司空今日何失責曰奉璽被在齊大司馬門焯正色曰不
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彦回拜司徒
客蕭坐焯數曰彦回少立名行何意被獨至此明立不辜
乃復有今日之拜後彦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名士
邪名德不昌遂有期頤之壽彦回性好戲以輅車給之焯
大怒曰著此辱門戶那可令人見索火燒之馭人奔車乃
免焯弟焯

彦回清簡為從舅王景文所知從兄彦回謂人曰

至日中無所得甚猜蓋石問侍臣曰吾自來如自舉遂空行
可笑坐者莫答焯獨曰今節候雖適而雲霧尚凝故斯輩
之禽驕心未警但得神加焉猶豫群情何可載驩帝意解乃
於雉場置酒遷中書侍郎司徒右長史昇明初焯以清尚
與彭城劉侯陳郡謝朓濟陽江敷入殿侍文義號為四友
齊臺建為侍中領步兵校尉以家貧建元初出補東陽太
守前後三為侍中與從兄彦回操行不同故彦回之世不
至大官永明元年為吏部尚書焯居身清立非弔問不雜
交游論者以為美及在選部門處蕭安省空至出行左
右常捧一黃紙帽箱風吹紙剝殆盡罷以復郡還得錢十

七萬於石頭并分與親族病無以市藥以冠劍為質表自
陳解改授散騎常侍領安成王師國學建以本官領博士
未拜卒無以殯歛時年四十一贈太常謚貞子子灃

灃字士洋仕梁為曲阿令歷晉安王中書事正員郎烏程
令凡游亡棄縣還為太尉屬廷陵令中書侍郎太子率更
令御史中丞湘東王府諮議參軍卒灃之為縣令清慎可
紀好學解音律重賓客雅為湘東王所親愛灃子蒙位太
子舍人蒙子玠

玠字温理九歲而孤為叔父驃騎從事中郎隨所養早有
令譽先達多以才器許之及長美風義善占對博學

人謂其典實不尚淫靡陳天嘉中蒙進自散騎常侍

還遷中書侍郎大建中山陰縣多豪猾前後令皆以贓污
免宣帝謂中書舍人蔡景歷曰稽陰大邑父無良宰卿文
士之內試思其人景歷進玠帝曰甚善卿言與朕意同乃
除山陰令縣人張次的王休達等與諸州吏賄賂通姦全
下大戶類多隱沒玠錄次的等具狀登堂宣帝于敕慰勞
并遣使助玠裒括所出軍人八百餘戶時舍人曹義達為
宣帝所寵縣人陳信家富諂事義達信又顯文恃勢橫暴
玠乃遣使執顯文顯之一百於是吏人股慄信後因義達
諸玠竟坐免官玠在任歲餘守祿俸而已去官之日不堪

自致因留縣境種蔬菜以自給或以玠亦百里才玠曰吾
丞輸課最不後玠城除殘去暴姦吏為躋若謂其不能自
潤脂膏則如來命以為不違從政吾未服也時人以為信
然皇太子知玠無還裝手書賜東米二百斛於是還都後
累遷御史中丞玠剛毅有膽決善騎射嘗從司空侯安都
於徐州出獵遇猛獸玠射之載發皆中口腹俄而獸斃
及為御史中丞甚有直繩之稱卒於官皇太子親製誌銘
以表惟舊至德二年贈祕書監所製章奏雜文二百餘篇
皆切事理由是見重於世子亮位尚書中侍郎
論曰玠氏自江左入焉不墜唐國號世實持譽早集
及於逢迎興運諒議沸騰既以人望見推亦以人望而

也矧貞勁之性炫廉勝之風求之古人亦何以加此玠公
平諒直文武兼資可謂世業無墮者矣

列傳第十一

南史二十八

李

延壽

蔡廓字子明

曾孫

蔡廓字子明濟陽武城人晉司徒謨之曾孫也祖系撫軍
 長史父繼司徒左西屬廓博涉羣書言行以禮起家著作
 佐郎後為宋武帝太尉參軍中書黃門郎以方梗閑素為
 武帝所知載遷太尉從事中郎未拜遭母憂性至孝三年
 不擲沐殆不勝喪宋高祖為侍中建議以為鞠獄不宜令
 子孫下詔明言太祖之罪勸教傷情莫此為大自今但令
 家人與囚一見無乞鞠之訴便足以明伏罪不須責家人

下辭朝 議從之世子左衛率謝靈運輒殺人御史中丞王
准之坐不糾免官武帝以廓剛直補御史中丞多所糾奏
百寮震肅時中書令傅亮任寄隆重聖冠當時朝廷儀典
皆取定於亮亮無事詔廓然後行亮意若有不同廓終不
遷司佐左長史中為豫章太守微為吏部尚書廓因此
隆問亮選事若悉以亮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
疎尚書徐羨之羨之曰黃門郎以下悉以委蔡吾徒不
屑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為徐干木

署紙尾遂不拜干木羨之小字也選案黃紙錄尚書與史

部尚書厚紙尾也羨之入奉大統尚書部令備亮

秦亦俱行至尋一以選疾不堪前亮將進路諸別廢
謂曰營陽在兵官厚知供奉一口不壺却諸人有殺主之
名欲立於世將可得邪時亮已與及之議害少帝乃馳信
止之信至已不及羨之大怒曰與人共計云何裁轉背便
言惡於人及文帝即位謝靈運將之荆州與廓別屏人問曰
吾其免乎廓曰無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公各立明義無
不可但恐人二昆而以之北西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
以古推今自免為難也廓年位並輕而時流所推重每至
時歲皆不帶詰明奉兄軌如公家事大小皆諮而後行公

棨賞賜一皆入執有所貪須悉就典者請焉從武帝在彭
城妻郝氏書求夏服廓答書曰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
洪無容到等時竟五給事中元嘉二年廓卒武帝常云等
徽泰康司年世三公少子興宗

興宗字真宗幼為父廓所重謂有巴風與親故書曰小兒
四歲神氣不可不入非類室不與小人游故以興宗為之
名以興宗為之字年十歲喪父哀毀有異凡童郭羅
郡還起二宅先成東宅以與兄執執罷長沙郡還送
十萬以禪宅直興宗年十一白母曰一家由來豐儉必共

尚素立見稱為中書侍郎中書令建平王宏侍中王僧綽
並與之厚善元凶弒立僧綽被誅凶威方盛親故莫敢往
興宗獨臨哭盡哀孝武踐祚累遷尚書吏部侍郎時尚書
何偃疾患謂興宗曰卿詳練清濁今以選事相付便可
開門當之無所讓也後拜侍中每正言得失無所顧憚孝
武新年拜陵興宗負爾陪乘及還上欲因以射雉興宗正
色曰今致慶兩陵情敬氣重從禽猶有餘日請待他辰上
大怒遣令下車由是失旨竟陵王誕據廣陵為逆事平孝
武輿駕出宣陽門敕左右文武叫稱萬歲興宗時陪輦帝

顧曰卿獨下叫與宗從容正色答曰陛下今日政應涕泣
行誅豈得軍中皆稱萬歲帝不悅與宗奉旨慰勞廣陵州
別駕范義與與宗素善在城內同誅與宗至躬自收殮致
與還豫章舊墓上聞謂曰卿何敢故爾觸網與宗抗言答
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周旋既犯嚴制政當甘於斧鉞耳
帝有慙色又廬江內史周朗以正言得罪鑕付寧州親戚
故人無敢贈送與宗時在直請急詣朗別上知尤怒坐屬
疾多日白衣領職後為廷尉卿有解士先者告申坦昔與
丞相義宣同謀時坦已死子令孫作山陽郡白繫廷尉與
宗義曰若坦首為賊首身今尚存經律書自應表有
孫天屬理相為隱況人亡事遠追相言言以禮律義有
合闕見從出為東陽太守後為左戶尚書轉掌吏部時上
方盛淫宴虐侮羣臣自江夏王義恭以下咸加穢辱唯與
宗以方直見憚不被侵黷尚書僕射顏師伯謂儀曹郎王
耽之曰蔡尚書常免朕去人實遠耽之曰蔡豫章昔在
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宴私之日未嘗相召每至官賂
常在勝明蔡尚書今日可謂能荷矣大明末前廢帝即位
興宗告大宰江夏王義恭應須策義恭曰建立儲副本
為今日復安用此興宗曰累朝故事莫不皆然近承初之
末榮陽王即位亦有文策今在尚書可檢視也不從時義

恭錄尚書之遺輔政阿衡幼主而引身避事政歸近習越
騎挾制熾法與中書言人集尚之專制朝權威行近遠與
宗職管九流銓衡所寄每至上朝輒與令錄以下陳欲登
賢進士之意入處規得失博論朝政義恭素性恒撓阿順
法與恒置失旨每聞與宗言輒戰懼無計先是大明世奢
侈無度多所造立賦調煩嚴徵役過苦至是發詔悉皆削
除此紫極殿南北馳道之屬皆被毀壞自孝建以來至
大明末凡諸制度無或存者與宗於都坐慨然謂顏師伯
曰先帝雖非盛德要以道始終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今曠
古始散山陵未表而此者則與與是也不論是非一皆削
去復禪代亦不至爾天下有識當以此窺人師伯不能
與宗每奏選事法與尚之等輒點定回換僅有存者與宗
於朝堂謂義恭及師伯曰主上諒聞小親萬機選舉密事
多被刪改亦復公等迹不知是何天丁意王景文謝莊等
遷授失序與宗又欲改為善選時與宗部為散騎常侍在
虜將軍太子率殷恒為中庶子與宗先送安部為左衛將
軍常侍如故殷恒為蕃門領校太子嬖安部多欲單為
左衛與宗曰左衛相去幾何之間且已失征與宗林乃超越
復奪常侍則為降昭若謂安都晚過與宗人本宜裁抑今
名器不輕宜有選序依選體非私亭與宗孤曰若官官

卷之八十一

三

重加越授言於恒使雁侍中那得為黃門而已興宗又曰
中庶侍中相云寄之遠且安都作率十年廢恒中庶百日今
又領校不為少也使羅太與顯禱之薛慶先等往復論執
義恭然後署案既而中旨以安都為右衛加給事中由是
大將義恭及法真等出興宗為吳郡太守固辭又轉南東
海太守又不拜苦求益則義恭於是大怒上表言興宗之
失詔付外詳議義恭因使尚書令柳元景奏興宗及尚書
曹懸孫私相許與自相羅署亂羣害政混機大猷於是除
興宗永昌太守郡屬交州朝廷喧然莫不嗟駭先是興宗
與何台寺尼首起為妾次自其美迎車已去而師伯
人誘之潛往或取興宗迎人不得及興宗被徙論者並言
由師伯師伯其為之法興等既不欲以徙大臣為名師伯
又欲止息物議由此傳行頃之法興見殺尚之被繫義恭
師伯並誅復起興宗為臨海王子頃前軍長史郡太守
行荊州事不行時前廢帝凶暴興宗外甥表顯為雍州刺
史固勸興宗行曰朝廷形勢人情所見在內大臣朝夕難
保舅公出居陝西為八州行車顯在襄陽地勝兵強去江
陵咫尺水陸通也若一朝有事可共立桓文之功豈與受
制凶狂禍難不測同年而語乎興宗曰吾素明乎道與主
上甚疎亦恐有患言者內外既人不自保此者何應有變

若內難但得外慮未必可畢一汝欲在外求全其欲居內免
禍各行所見不一善事時士無不懼衣冠咸欲遠徙後皆
流離外難百不一子除中書尚書太尉沈慶之深慮危
禍閉門不通賓客唯左右范羨請與宗慶事與宗謂羨
曰公閉門絕客以避德悠之請謁耳身非有求何為見拒
羨復命慶之使與宗與宗因說之曰主上比者所行人
倫道盡今所忌憚唯在於公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今奉
朝惶惶人懷危怖指為之曰誰不景從如其不斷且暮禍
及僕昔佐貴府蒙眷里常故敢盡言願思其計慶之曰僕
命且如老罷私門兵力頓闕雖有其意事亦無從與宗
當今懷謀思奮者非復要富貴期功賞各欲救死朝夕耳
殿內將帥正聽外間消息若一人唱首則俯仰可定况公
威風先著統戎累朝諸舊部曲布在官省誰敢不從僕在
尚書中自當唱率百寮案前事故事更簡賢明以奉社稷
又朝廷諸所行造人間皆言公恐豫之今若沈疑不決當
有先公起事者公亦不免附惡之禍也且車駕屢幸中第
酣醉彌留又聞斥屏左右獨入閣內此萬世一時機不可
失僕荷眷深重故吐去梯之言公宜詳其禍福慶之曰此
事大非僕所能行事至政當抱忠以沒耳頃之慶之果以

見忌致禍時領軍將軍王玄謨大將有威名邑里訛言玄謨當建大事或言已見誅玄謨典籤包法榮家在東陽與宗故郡人也為玄謨所信使至興宗問興宗謂曰領軍比日殊當憂懼法榮曰頃者殆不復食夜亦不眠恒言收已在門不保俄頃興宗因法榮勸玄謨舉事玄謨又使法榮報曰此亦未易可行其當不泄君語右衛將軍劉道隆為帝所寵信專統禁兵乘輿當夜幸著作佐郎江數宅興宗乘馬車從道隆從車後過興宗謂曰劉公比日思一閑道隆深達此音搯興宗手曰蔡公勿言時帝每因朝宴極殿群臣自驃騎大將軍建安王休仁以下侍中袁改孫等咸見陵曳唯興宗得免頃之明主定大事玄謨責所親故吏郭季產女壻韋希與等曰當艱難時周旋輩無一言相和發者季產曰蔡尚書令包法榮阿道非不會機但大事難行耳季產言亦何益玄謨有斬色當明帝起事之夜廢帝橫屍太醫閣口興宗謂尚書左僕射王景文曰此雖凶悖是天下之主宜使喪禮袒足者直如此四海必將乘人時諸方並舉兵反朝廷所保丹陽淮南數郡其間諸縣或已應賊東兵已至求世官省危懼上集群臣以謀成敗興宗曰宜鎮之以靜以至信待人此若逆徒親戚布在官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義上從之遷尚

書右僕射尋領衛尉明帝謂興宗曰頃日人情言何事當
 濟不興宗曰今采甚豐賤而人情更安以此筭之清蕩可
 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言既平之後方當勞聖
 慮耳尚書褚彥回以手被築興宗與宗言之不已上曰如
 卿言褚圻平函送表顛首敕從登南掖門樓以觀之興宗
 潸然流涕上不悅事平封興宗始昌縣伯回讓而許之封
 樂安縣伯國秩吏力終以不受時殷琰據壽陽為逆遣輔
 國將軍劉劬攻圍之四方既平琰嬰城固守上使中書為
 詔譬琰興宗曰天下既平是琰思順之日陛下宜賜手詔
 以行今直使中書為詔彼必疑非真不從琰得詔謂劉劬

詐造吳不敢降久乃歸順先是徐州刺史薛安都據壽陽

反後遣使歸款泰始二年冬遣鎮軍將軍張永率軍迎之
 興宗曰安都遣使歸順此誠不虛今不過須臾使一人足
 尺書耳共以重兵迎之勢必疑懼或能招引北虜為患不
 測時張永已行不見信安都聞大軍過淮果引魏軍來戰
 大敗遂失淮北四州其先見如此初永敗問至上在乾明
 殿先召司徒建安王休仁又召興宗謂休仁曰吾斬蔡僕
 射以敗書示興宗曰我愧卿三年出為郢州刺史初吳興
 丘珍孫言論常侵賊興宗珍孫子景元人才甚美興宗與之
 旋及景先為都頭都督會晉安王丁勳為逆轉任竟陵為

南史列傳十九

吳王所殺母老女。流離夏口。與宗至鄂州。親自臨哭。致其喪。桓家累皆得。不還。遠會稽太守。領兵置佐。加都督會稽多諸豪右。不遵王憲。帝近習。參半官。署封略山湖。妨人害政。與宗皆以法繩之。又以王公妃主。多立邸舍。子息滋長。督責無窮。帝省之。并陳原諸通旨。解遣雜役。並見從三吳舊有鄉社。禮元嘉中。羊玄保為吳郡行之。久不復脩。與宗行之。禮。其夜。明帝崩。與宗與尚書令袁粲右僕射褚彥回中領。劉劭領軍將軍沈攸之同被顧命。以與宗為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荊州刺中。加班劔。二書舍人秋當詣。八子詹事。上憂。首不敢坐。其後中書舍人弘興宗為文帝。以愛。遇上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玉球坐。乃當判耳。殷劉並。雜無所益也。若往詣。或可稱。百就。帝乃至。球舉扇曰。君不得爾。弘還。依事。啓聞。帝曰。我便無如此。何至是。與宗復爾。道隆傳以與宗。強正不欲使擁兵。上流改為中書監。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固辭。不拜。與宗之敬。太原孫敬。王嘗遺與宗侍兒。被禽。反。按與宗命。與杖敬。王下無。宗奇其言。對命。釋縛。試以夜。能高其

筆札因以侍兒賜之。為正室。位至尚書。在承其過惡揚善若此。敬王子廉。仕梁。以清能。位至御史中丞。與宗家行尤謹。奉歸宗姑。事寡姑。養孤。兄子有聞於世。太子左率王錫妻范。聰明婦人也。有才學。書讀錫弟僧達曰音謝。奉寡嫂王夫人如慈母。今蔡興宗亦有恭和之稱。其為世所重如此。妻劉氏。早立一女。甚幼。外甥袁顯始生子彖。而妻劉氏亦亡。興宗姊即顯母也。一孫一姪。躬自撫養。年齒相比。欲為婚姻。每見顯。宗輒言此意。大明初。詔興宗女與南平王敬猷婚。興宗以好生平之懷。雙經陳。帝答曰。卿昔人欲行。志則國。家可申。得。且。好。不。是。不。可。事。之。處。刑。曹。意。既。申。亦。他。要。其。後。豈。不。好。不。是。不。可。事。彖亦淪廢。當時孤微。理盡。敬猷遇害。興宗女煎子。妓居名門。高曾多欲結姻。明帝亦敕適謝氏。興宗並不許。以女適彖。泰豫元年卒。年五十八。遺命薄。奉還封爵。追贈。後授子順。固辭不受。又奉表疏十餘上。請特申其請。以旌克讓之風。初。興宗為郢州府參軍。彭城瀕。故以式卜曰。亥年當作公。官有六字者不可受也。及古。開府之授。而太歲在亥。果。薨於元祿。大夫云。文集傳於世。子順字景玄。方雅。有父風。位太尉。從事中郎。昇明末卒。弟約為字景為。少尚宋孝武女安。安公主拜駙馬都尉。仕齊累

遷太子中庶子領屯騎校尉永明八年八月合朔約既武
冠解劍於省眠至下鼓不起為有司所奏贖論出為宜都

王冠軍長史淮南太守行府州軍武帝謂曰今用卿為近

蕃臣臣想副我所期約曰南豫州出邇京師不化自理臣亦

何人燭火不息時諸王行事多如裁判約居右任主佐之

間穆如也遷司徒左長史齊明立為錄尚書輔政百僚脫

屐到席約躡屐不改帝謂江祐曰蔡氏是禮度之門故自

可悅初曰大將軍有揖客復見於今約好飲酒夷淡不與

世雜永元二年卒於太子詹事左十四十四贈太常第擢

擢字景節小方准良然與第曰九寅具知名仕齊位給事

黃陽侍郎丁母憂廬于墓側太子中庶子太尉長史並不

守公事左遷太子中庶子復遷

海百姓揚元孫以擢采蘭貼阻

直權死後元孫就權妾吳續姐

孫訢擢判還本主三兵能為巫出

改判與吳元孫過益問鼓訟之

不坐而常以為耻口不言錢及

種山真安茹以為常餌詔無其

昭明太子約起意在謝氏表曰

當令身之簡勝唯有蔡

多難服闋因居墓

臺建為侍中遷臨海

中吳興太守初擢在臨

里黃權約生子酬乳哺

母子五人吳皆約不還元

入擢內以金釧賂擢妾遂

有司劾時擢已去郡雖

在吳興不欲却并齋前自

清加信武將軍時帝將為

昭明太子約起意在謝氏表

曰當令身之簡勝唯有蔡

擢乃遣吏部尚書徐勉詣之曰

我召也遂投刺乃入天監九年

聚眾攻宣城殺太守朱僧甲護

堅守不動命衆出戰摧破斬馘

書在選弘簡有名稱又為侍中

門清尚有甚事者多少擢曰臣

擢此外無入約時為太子少傅

正氣調英疑當朝無所屈讓堂

武帝嫌不取矣掌通署乃推白牒

事既其所知而用無煩然軍署名臣擢少而仕宦未嘗有

不了事之目因捧牒直出便命駕而去仍欲抗表自解帝

尋悔取事為畫帝嘗設大臣斲搏在坐帝頻呼姓名擢竟

不荅食斲如故帝覺其負氣乃改喚蔡尚書擢始放筋執

笏曰爾帝曰卿向何聾今何聰對曰臣預為右戚且職在

納言陛下不應以名垂喚帝有慙色性甚疑厲言自居適

女為昭明太子妃自詹事以下咸來造謁往往稱疾相聞

聞遣之及其引進但暄寒而已此外無復餘言後為中書

令卒於吳郡太守也曰康子司空袁昂嘗謂諸賓曰自蔡

侯卒不復更見此人其為名輩所知如此子彥深宣城內

軍三通不報勉笑曰當須

宣城郡吏吳承伯挾被道

寇吳興吏人並請避之擢

餘黨悉平累遷吏部尚

祕書監武帝嘗謂曰卿

容沈約范曄各已被升

為右衛將軍擢風骨稜

用琅邪王筠為殿中郎

香橙地下曰卿殊不

史彥深弟彥高益與明侍郎彥高子疑

疑字子居美容止及長博涉經傳有文詞尤工草隸陳太

建元三年累遷太子中舍人以名公子選尚信義公主拜駙

馬都尉中書侍郎遷晉陵太守及將之郡更令左右修中

高而才地為時所重常端坐西齋自非素貴名流罕所交

接趣時者多譏焉宣帝嘗謂疑曰我欲用義興主塔錢肅

為黃門侍郎卿意如何疑正色曰帝鄉舊戚恩由聖旨則

無所復問若格以僉議黃散之職故須人門兼美帝默然

而止衛主嗣位為義興主侍郎後擢置酒歡甚將

宴弘範宮眾人咸從唯疑與袁憲不行後主曰何為疑曰

長樂尊嚴非酒後所過臣不敢奉詔眾人失色後主曰卿

醉矣令引出他日後主謂吏部尚書蔡徵曰蔡疑負地務

才無所用也尋遷信威晉熙王府長史鬱鬱不得志乃喟

然歎曰天道有廢興夫子云樂天知命斯理庶幾可達因

著小室賦以見志陳亡入隋道病卒年四十七子君知頗

知名

論曰蒸廓體業弘正風格峻舉與宗出內所踐不墮家聲

位在真臣而情懷伊霍仁者有勇驗在斯乎然自廓及疑

位

年移四代高風素氣無乏於時其所以取貴不徒然矣至於矜倨之失蓋其風俗並通格以正道故亦名教之深尤也

列傳第十九

南史二十九

列傳第二十

南史三十

何尚之

子偃 孫戢 偃弟子求 求弟黠 黠弟胤 胤從弟炯 尚之弟子昌胤 昌胤子敬之

李

延壽

何尚之字彥德廬江瀟人也曾祖準高尚不應徵辟祖恢南康太守父叔度恭謹有行業姨適沛郡劉璩與叔度母情愛甚篤叔度母早卒奉姨若所生姨亡朔望必往致哀并設祭奠食並珍新躬自臨視若朔望應有公事則先遣送祭皆于自料簡流涕對之公事畢即往致哀以此為常三年臘竟義熙五年吳興武康縣人王延祖為劫父誅以

告官新制凡劫身斬刑家人棄市睦既自告於法有疑時
叔度爲尚書議曰設法止姦必本於情理非謂一人爲動
闔門應刑所以罪及同產欲開其相告以出造惡之身睦
父子之至容可悉共逃亡而割其天屬還相縛送解晚永
存於情可愍並合從原從之後爲金紫光祿大夫吳郡太
守太保王弘每稱其清身繫已尚之少頗輕薄好擗蒲及
長折節蹈道以操立見稱爲陳郡謝混所知與之游處家
貧初爲臨津令宋武帝領征西將軍補主簿從征長安以
公事免還都因患勞病積年飲婦人乳乃得差以從征

勞賜爵都鄉侯武帝即位爲盧陵王義真軍騎諮議參
軍真史司徒徐羨之尚書令傅亮等不悅每有不平之言

尚之諫戒不納義真被廢入爲中書侍郎遷吏部郎嘗休
定省傾朝送別於冶渚及至郡叔度謂曰聞汝來此傾朝
相送可有幾客答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
耳非關何彥德也昔殷浩亦嘗作豫章定省送別者甚衆
及廢徙東陽船泊征虜亭積日乃至親舊無復相覓者後
拜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尚之雅好文義從容賞會甚
爲文帝所知元嘉十三年茲城王義康欲以司徒長史劉
斌爲丹楊尹上不許乃以尚之爲之立宅南郭外立學聚
生徒東海徐秀廬江何曇黃穎川荀子華太原孫宗昌王

延秀魯郡孔惠宣並恭道來游謂之南學王球常云尚之
西河之風不墜尚之亦云球正始之風尚在尚之女適劉
湛子黯而湛與尚之意好不篤湛欲領丹楊乃徙尚之爲
祠部尚書領國子祭酒尚之甚不平湛誅遷吏部尚書時
左衛將軍范曄任參機密尚之察其意趣異常白文帝宜
出爲廣州若在內豈成不得加以鈇鉞屢誅大臣有虧
皇化上曰始誅劉湛等方欲引升後進曄事跡未彰便豫
相黜斥萬姓將謂卿等不能容才以我爲信受讒說但使
共知如此不憂致大也曄後謀反伏誅上嘉其先見二十

三年爲尚書左僕射是歲造玄武湖上欲於湖中立方

蓬萊瀛洲三神山尚之固諫乃止時又造華林園並盛暑
役人尚之又諫上不許曰小念節日曝背此不足爲勞時
上行幸還多侵夜尚之又表諫上優詔納之先是患貨少
鑄四銖錢人間頗盜鑄多翦斲平古錢以取銅上患之二十
四年錄尚書江夏王義恭議以一大錢當兩以防翦鑿議
者多同尚之議曰凡創制改法宜順人情未有違衆矯物
而可久也泉布廢興驟議前代赤灰白金俄而罷息六貨
憤亂人泣於市良由事不畫一難用遵行自非急病權時
宜守長世之業若今制遂行富人之貲自倍貧者彌增其
困懼非所以欲均之意中領軍沈演之以爲若以大當兩

則國傳難朽之寶家贏一倍之利不俟加憲巧源自絕上
從演之議遂以一錢當兩行之經時公私非便乃罷二十
八年為尚書令太子詹事二十九年致仕於方山著退居
賦以明所守而議者咸謂尚之不能固志文帝與江夏王
義恭詔曰羊孟尚不得告謝尚之任遇有殊便當未宜申
許尚之還攝職羊即羊玄保孟即孟覲尚之既任事上待
之愈隆於是袁淑乃錄古來隱士有迹無名者為真隱傳
以瑩焉時或遣軍北侵資給我殊悉以委之元凶弒立進
位司空尚書令時三方興義將佐家在都者劭悉欲誅之
尚之誘說百端並得全免孝武即位復為尚書令丞相南
郡王義宣車騎將軍滅質反義宣司馬竺超質長史陸景
兄弟並應從誅尚之上言於法為重超從坐者由是得原
時欲分荊州置郢州議其所居江夏王義恭蕭思話以為
宜在巴陵尚之議曰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對沔口通接雍
梁寔為津要於事為允上從其議荆揚二州戶口居江南
之半江左以來揚州為根本委荊州以閩外至是並分欲
以削臣下之權而荆揚並因此虛耗尚之建言宣復合三
州上不許大明二年以左光祿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
尚之在家常著鹿皮帽及拜開府天子臨軒百僚陪位沈
慶之於殿庭戲之曰今日何不著鹿皮冠慶之累辭爵命

朝廷敦勸甚苦尚之謂曰主上虛懷側席詎宜固辭慶之
曰沈公不效何公去而復還也尚之有愧色尚之愛尚文
義老而不休與大常類延之少相如狎二人並短小尚之
常謂延之為獾延之曰尚之為猴同游大子西池延之問
路人云吾二人誰似猴路人指尚之為似延之喜咲路人
曰彼似猴耳君乃真猴有人嘗求為吏部郎尚之歎曰此
敗風俗也官當圖人人安得圖官延之大咲曰我聞古者
官人以才今官人以勢彼勢之所求子何疑焉所與延之
論議往反並傳於世尚之立身簡約車服率素妻亡不娶
又無姬妾執紼當朝畏遠權柄親故一無薦舉既以此
怨亦以此見稱復以本官領中書令薨年七十九贈司空
謚曰簡穆公子偃

偃字仲弘元嘉中位太子中庶子元凶弒立以偃為侍中
掌詔誥時尚之為司空尚書令偃居門下父子並處權要時
為寒心而尚之及偃善攝機宜曲得時譽會孝武即位遇
無改歷位侍中領太子中庶子時求諱言偃以為宜重農
卹本并官省事考課以知能否增奉以除吏姦責成良守
久於其職都督刺史宜別其任改領驍騎將軍親遇隆宥有
加舊臣轉吏部尚書尚去選未五載偃復龍衮其迹世以為榮侍
中顏竣至是始貴與偃俱在門下以文義賞會相得甚歡

竣既任遇隆安謂宜居重大而位次與偃等未殊意稍不
悅及偃代竣領選竣逾憤懣與偃遂隙竣時權傾朝野偃
不自安遂發悸病意慮車僻上表解職告靈不仕孝武遇
偃既深備加醫療乃得差偃素好談玄注莊子逍遙篇傳
於時卒官孝武與顏竣詔甚傷惜之謚曰靖子戢

戢字惠景選尚宋孝武長女山陰公主拜附馬都尉累遷
中書郎景和世山陰主就帝求吏部郎褚彥回侍已彥回
雖拘逼終不肯從與戢同居止月餘日由是特申情好元
徽初彥回參朝政引戢為侍中時年二十九戢以年未三
十苦辭內侍改授司徒左長史齊高帝為領軍與戢來往

數申權宴高帝好水引餅戢每設上馬父之復為侍中累

遷高帝相國左長史建元元年遷散騎常侍太子詹事尋
改侍中詹事如故上欲轉戢領選問尚書令褚彥回以戢
資重欲加散騎常侍彥回曰宋時王球從侍中中書令單
作吏部尚書資與戢相似領選職方昔小輕不容頗加常
侍聖旨每以蟬冕不宜過多臣與王儉既左珥若復加戢
則八座便有三蟬若帖以駢游亦不為少迺以戢為吏部
尚書加駢騎將軍戢美容儀動止與褚彥回相慕時人號
為小褚公家業富盛性又華侈衣被服飾極為奢麗出為
吳興太守上頗好畫扇宋孝武賜戢蟬雀扇善書者顧景

秀所畫時吳郡陸探微顧彥先皆能畫歎其巧絕因王
晏獻之上令晏厚酬其意卒年二十六謚懿子女為鬱林
王石父追贈侍中右光祿大夫

求字子有偃弟子也父鏐仕宋位宜都太守宋元嘉末為
文帝挽卽歷位太子洗馬丹楊郡丞清退無嗜慾後為太
子中舍人泰始中妻亡還吳葬舊墓除中書郎不拜仍住
吳隱居波若寺足不踰戶人莫見其面宋明帝崩出奔國
哀除永嘉太守求時寄住南潤寺不肯詣臺乞於野外拜
受見許一夜忽乘小舟逃歸吳隱武丘山齊永明四年拜
太中大夫不就卒初求父鏐素有風疾無故害求母王氏

坐法死求兄弟以此無官情求第點

點字子皙年十一居父母憂幾至滅性及長感家禍欲絕
昏宦尚之強為娶琅邪王氏禮畢將親迎點累涕泣求執
本志遂得罷點明日秀眉容兒方雅真素通美不以門戶
自矜博通群書善談論家令素族親姻多貴仕點雖不入
城府性率到安狎人物遊遊人間不簪不帶以人地並高
無所與屈大言蹠踞公卿敬下或乘柴車躡草屨恣心所
適致齋而歸故世論以點為孝隱士弟胤為小隱士大夫
多慕從之時人稱重其通號曰游俠處士兄求亦隱吳郡
武丘山求立點菜食不飲酒訖于二年腰帶減半宋太始

末徵為太子洗馬齊初累徵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並不
就與陳郡謝瀛吳國張融會稽孔德璋為莫逆友點門世
信佛從弟道以東齋園居之德璋為菜室焉園有下忠
貞家點植花於豕側每飲必舉酒酌之招攜勝侶及名德
桑明清言賦詩優游自得初褚彥回王儉為宰相點謂人
曰我作齊書已竟彥回既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違
恤國家王儉聞之欲候點知不可見乃止豫章王嶷命駕
造點點從後門遁去司徒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尚
望塵不及吾當望岫息心後點在法輪寺子良就見之點
前印登席子良伏枕無已遺點醉夜酒盃徐景山爾倉
點少時嘗患濕利積歲不愈後在吳中石佛寺建講於
所晝寢夢一道人形貌非常授丸一掬夢中服之自此而
差時人以為鴻德所感性通佻好施遠近致遺一無所逆
隨復散焉嘗行經朱雀門街有自車後盜點衣者見而不
言旁人禽盜與之點乃以衣施盜盜不敢受點令告有司
盜懼乃受之點雅有人倫鑒多所甄拔知吳興丘遲於幼
童稱濟陽江淹於寒素悉如其言哀樂過人嘗行逢葬者
歎曰此哭者之懷豈可思邪於是悲慟不能禁老又娶魯
國孔嗣女嗣亦慧者點雖昏亦不與妻相見築別室以處
之人莫諭其意吳國張融少時免官而為詩有高言點答

詩曰昔聞東郭日不在簡書前雖戲而融父病之及點後
昏融始為詩猶點曰惜哉何居士澹春澹荒淫點亦病之
永元中崔惠景園城人間無薪點悉伐園樹以瞻親黨惠
景性好佛義生慕交點點不顧之至是乃逼召點點裂裘
為袴社對其軍終日談說不及軍事其語默之迹如此惠
景平後哀息一公欲誅之王瑩為之懼求計於蕭暢暢謂
茹法珍曰點若不誘賊共講未必可量以此言之乃應得
封東昏乃止梁武帝與點有舊及踐阼手詔論舊賜以鹿
皮巾等并召之點以巾褐引入華林園帝贈詩酒恩禮如
舊乃下詔徵為侍中符帝曰乃欲臣老子辭疾不起復
下詔許加資給立出在所日費乃須六官別給天監二年

平詔給第一品其喪中所需內監經理點弟胤

胤字子季出繼叔父曠故更字胤叔年八歲居憂毀若心
及及長輕薄不羈晚乃折節好學師事沛國劉瓛交易及
恒記毛詩又入鍾山定林寺聽內典其業皆通而縱情誕
節時人未之知也瓛與汝南周顒深器異之仕齊為建
安太守政有恩信人不忍欺侮伏臘放山還家依期而反
歷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尚書令王儉受詔撰新禮未就
而卒又使特進張綰續成詔又卒屬在司徒竟陵王子良
子良以讓胤為置學士二十八位胤撰錄後以國子祭酒

與太子中庶子王景並為侍中特胤置作祭酒疑所服陸
 澄博言多該亦不能據遂以玄服臨試爾後許議乃用朱
 服宗酒朱服自此始也及鬱林嗣位胤為后族甚見親待
 為中書令領臨海巴陵王師胤雖忠顯常懷止足建武初
 已築室郊外恒與學徒游處其內至是送書園宅欲入乘
 未及發聞謝朓罷吳興都不還胤恐後之乃拜表解職不
 待報輒去明帝大怒使御史中丞袁昂奏收胤尋有詔許
 之胤以會稽山多靈異往游焉居若邪山雲門寺初胤二
 兄求點並棲遁求先卒至是胤又隱世號點為大山胤為
 小山亦曰東山兄弟後亦難與克終皆意也月朔大
 軍謀祭酒并與書詔不至及帝踐阼詔為侍進光祿大夫
 遣領軍司馬王景之以手敕諭意并徵謝朓朓之先至胤
 所胤恐胤不出先示以可起乃單衣鹿皮巾執經卷下牀
 跪受詔出就席伏讀胤因謂景之曰吾昔於齊朝欲陳三
 兩條事一者欲正郊丘二者欲更鑄九鼎三者欲樹雙闕
 世傳晉王欲立明王丞相相牛頭山云此天闕也是則未
 明立闕之義而者謂之象魏懸法於其上次日而收之家
 有法也魏有富室而高六尺也鼎者神器有國所先圓丘
 國郊舊典不同南郊初王景置威仰之類圓丘祠天皇六

帝北極六星是也往代合之郊丘先儒之巨失今梁德告
如不可遂因前謬知下陳之果之曰僕之鄙劣豈敢輕議
與此當敬俟叔孫生耳及果之從謝朓所進問胤以出
期胤知朓已應召答果之曰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米
不盡何容復有宦情果之失色不能答胤反謂曰卿何不
遣傳詔還朝拜表留與我同游邪果之愕然曰古今不聞
此例胤曰檀子兩卷皆言物始自卿而始何必有例胤
俱前代高士胤處言譽尤邁矣果之還以胤意奏聞有
給白衣尚書視胤固辭又救山陰庫錢月給五萬之
乃救何子訓禮書六人於東山及子太

不容學徒乃遷秦望山山右飛泉迺起學舍廊林成按
因巖為堵別為小閣室寢處廿中躬自啓閉僮僕無得至
者山側營田二頃講隙從生迹游之胤初遷將築室忽見
二人善文冠容貌甚偉問胤曰若欲居此邪乃指一處云
此中殊言忽不復見胤依言而卜焉薰而山有洪水樹石
皆倒拔唯胤所居室巋然獨存元簡乃命記室參軍鍾嶸
作瑞室頌刻石以旌之及元簡去郡入山與胤別胤送至
都陽墟去郡三里因曰僕自棄人事交游路斷日非降貴
山藁豈容復望城邑此墟之游於今絕矣魏王涕零何氏

過江自晉司空亮並葬吳西山胤家世年皆不永唯祖尚
之至七十二胤年登祖壽乃移遷云作別山詩一首言甚
悽愴至吳居武丘山西寺講經論學僧後隨之東境守宰
經途者莫不畢至胤常禁殺有虞人逐鹿鹿徑來趨胤伏
而不動又有異鳥如鷲然色澤異馴狎如家禽初開善
寺藏法師與胤過於秦望山後還都卒於鍾山死日胤
在波若寺見一名僧授胤香 炷奩并函書云貧道發自揚
都三何居士言訖失所在胤開函乃是莊嚴論世中未
有訪之香炷乃藏公所常用又於寺內立明珠柱柱乃七
日七夜放光太守何遜以伏啓召明太子太子欽其德遣
舍人何思澄致手令以褒美之中大通三年卒年八十六
先是胤疾妻江氏夢神告曰汝夫壽盡既有至德應獲延
期爾當代之妻覺說焉俄得患而卒胤疾乃瘳至是胤夢
見一神女并八十許人並衣恰行列在前俱拜牀下覺又
見之便命營凶具既而疾困不復瘳初胤侈於味食必方
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鮓脯糖蟹以為非見生物
疑食蚶蠣使門人議之學生鍾岷曰鮓之就脯驟於屈申
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但至於車螯蚶蠣
眉目內闕慙渾沌之奇曠殼外絨非金人之慎不悴不榮
留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其何算故宜長充庖厨

永為口實竟陵王子良見阮議大怒汝南周顒與胤書勸
令食菜曰變之大者莫過死生之所重無逾性命性命
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賒若云三世理誣則幸矣良
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受形未息一往一來生死常事則傷
心之慘行亦自及丈人於血氣之類雖不身踐至於晨晷
夜鯉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之經盜手猶為廉士所棄生
性之一啓變乃寧復慈心所忍騶虞雖飢非自死之草不
食聞其風者豈不使人多媿丈人得此有素聊復片言發
起耳故胤末年遂絕血味胤注百論十二門論各一卷註
周易十卷毛詩總集六卷毛詩隱義十卷禮記隱義三十

禮記問五十五卷又

撰亦不仕有高風

何炯字士光胤從弟也

父擢太中大夫炯年十五從胤受

業一暮並通五經章句

曰哲美容貌從兄求點每曰叔寶

福清杜又膚清令觀此

一復見衛杜在日從兄戢謂人曰

此子非止吾門之寶亦

為二代偉人炯常慕恬退不樂進

仕從叔昌富謂曰

君已高蹈汝無宜復爾且君子出

處亦各一途年十五

為揚州主簿舉秀才累遷梁仁威

南康王限內託室書符

御史以父疾陳解炯侍疾踰旬衣

不解帶頭不栉沐

之間形貌頓改及父卒號慟不絕

聲藉地履脚虛置

須服猪蹄湯烟以有肉味不肯服

親交請譬終於不西遂以毀卒先是謂家人曰王孫玄晏
所尚不同長急屢歸於事為得必須儉而中禮無取苟異
乎朝十五日可置一甌糜粥如常日所進又傷兩兄並淡
任進故祿所不及恐而今而後温飽無資乃漉然下泣自
外無所言

何言言字儼望尚之弟子也父終之位侍中昌寓少而清
靖獨立不羣所交者必留世清名是以風流籍甚任宋為
尚書儀曹郎建平王景素征北南徐州府主簿以風素見
重母老求祿出為湘

太守還為齊高帝驃騎功曹昌寓

之至是啟高帝理其亮又與

史儉謂昌寓

事者非卿而誰臨海王昭秀為荆

州以昌寓

史南郡太守行荆州事明帝將踐

阼先使裴知

昌寓令以便宜從事昌寓拒之曰

國家委身以

付身以萬里之事臨海王未有失

言得從君嗎

自有啓聞須反更議叔業曰若爾

便是拒詔拒

事耳答曰能見殺者君也能拒詔

者僕也君不能見殺

有公流之計耳昌寓素有名德叔

業不敢逼而退上聞而

嘉之昭秀由此得還都昌寓後為

吏部尚書嘗有一客姓

閔求官昌寓謂曰君是誰後答曰

子騫後昌為團扇掩口而笑謂坐客曰遙遙華胄昌寓不
雜交游通和況愛歷郡皆以清白稱後卒於侍中領驍騎
將軍贈大常諡曰簡子丁敬容

敬容字國禮弱冠尚齊武帝女長城公主拜駙馬都尉梁
天監中為建安內史清

尚書銓序明審號為稱職出為吳郡太守為政勤恤人隱

辯訟如神視事四年政

許之復為吏部尚書侍中領太子中庶子敬容身長八尺

台者美鬚眉性矜莊衣心鮮麗武帝雖衣浣衣而左右衣

必須寬帶自有侍臣衣帶美合者帝曰即衣帶如龜次可

然奇名希言故益鮮明堂以勝清而髮衣裳不整伏於

之或暑月背為之焦每公庭就列容止出人為尚書右僕

射參掌選事遷左僕射丹楊尹並參掌大選如故敬容接

對賓朋言詞若誦訓答二宮則音韻調暢大同中朱雀門

災武帝謂羣臣曰此門制狹我始欲改構遂遭天火相顧

未嘗敬容獨曰此所謂先天而天不違時以為名對五年

改為尚書今參選事如故敬容久處臺閣言悉晉魏以來

舊事且聰明識達勤於簿領詰朝理事日所不休職隆任

重專預機密而拙於草隸淡於學術通包百餉無稍則

南史卷一百一十五

貪恠為時所嗤鄙其署名敬字則大佐苟小為文容字大為口陸倕戲之曰公家高既奇大父亦不小敬容遂不能答又多漏禁中語故嘲謂日至嘗有客姓言敬容問卿與邴吉遠近答曰如明公之與蕭何時蕭琛子巡頗有輕薄才因覆卦名離合等詩嘲之亦不屑也帝嘗夢具朝服入太廟拜伏悲感且於延務殿說所夢敬容對曰臣聞孝悌之至通於神明陛下性與天道故應感斯夢上極然之便有拜陵之議後坐妾弟費惠明為導倉丞夜盜官米為禁司所執送領軍府時河東王譽為將軍敬容以書解惠明

御史中丞張敞奏敬容恠私罔上合葉市詔特免職到

謂朱是曰天時便覺開泰其見候如此初沙門釋寶誌嘗謂敬容曰君後必貴終是何敗耳及敬容為宰相謂何姓嘗召其相故柳沒宗族無仕進者至是竟為河東所敗中太同元年三月武帝幸同泰寺講金字三惠經敬容答預聽敕許之又起為金紫光祿大夫未拜又加侍中敬容舊時賓客所生誼諱如昔冀其復用曾稽謝郁致書戒之曰真來之人聞諸道路君侯已得瞻望朝夕出入禁門醉尉將不敢呵灰然不無其漸甚休敢賓於前又將辱也昔流言裁至公一東奔燕書始米子孟不入夫聖賢被虛過以

自序未有譽時豐而求親者也且暴鯁之魚不念杯酌之
 水雲霄之翼豈顧籠樊之糧何者所託已盛也昔君侯納
 言加首鳴玉在腰回豐貂以步文昌聳高蟬而趨武帳可
 謂盛矣不以此時薦才拔士少報聖主之恩今幸如爰然
 之說受責見過方復欲更窺朝廷觖望萬分竊不為左右
 取也昔竇嬰劫惲亦得罪時不能謝絕賓客猶交黨援卒
 無後福終益前禍僕之所以用實在於斯人人所以煩猶有
 踵君侯之門者未必以感惠懷仁有灌夫任安之義乃戒
 翟公之大畧其君侯之復用也夫在思過之日而挾復用

之意未可為借者說也夫君侯且士門之意其無所不備
 其於公也自謂優游以立其見可憐之意其無所不備

仲尼能改之言惟士貢更也之譬少敢言於衆口微自抄
 於竹帛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如此令明主聞知尚有
 冀也僕東臯鄙人入定幸無銜婁耻天下之士不為執事
 道之故披肝膽示情素君侯豈能鑒焉太清元年遷太子
 詹事侍中如故二年侯景襲建鄴敬容自府移家臺下
 渦陽退賊未得審實傳者乃云其將暴顯反景身與衆並
 沒朝廷以為憂敬容尋見東宮簡文謂曰淮比始更有信
 侯景定得身免敬容曰得景遂死深是朝廷之福簡文先
 色問其故對曰景讎覆叛臣終當亂國是生簡文頹於玄

圖自講老莊二書學士吳孜時寄詹事府每日入聽敬容
謂孜曰昔晉氏喪亂頗由祖尚虛玄胡賊遂覆晉夏今東
宮復襲此殆非人事其將為戎乎哉而侯景難依其言有
徵也三年卒于園內何氏自晉司空充宋司空尚之奉佛
法並建立塔寺至敬容又捨宅東為伽藍轉權者因助財
造構敬容並不拒故寺堂今頗為宏麗時輕薄者因呼為
衆造寺及敬容免職出宅止有常用器物及囊衣而已竟
無餘財貨時亦以此稱之敬容特為從兄胤所親愛胤在
若邪山嘗疾篤有書云田疇館宇必奉衆僧言經並歸從
弟胤別胤聞名敬容曰仍欲就兄求名胤即命紙筆名曰
穀曰書云兩王曰穀吾與弟二家共此一子所謂穀也位
祕書丞早卒

論曰尚之以雅道自居用致公輔行已之迹動不踰閑及
乎洗閣取譏皮冠推請貞粹之地高人未之全許然父子
一時並處權要難經屯設咸以功名自卒古之所謂巧宦
此之謂乎點胤弟胤云道遠求其蹈履荆非曰山林察
長將身則未捨名譽觀夫子哲之赴惠景子秀之矯敬冲
以迹以心居然可測而高自標致一代歸宗以之入用未
知弟胤斯殆虛勝之風江東所尚不然何以至於此也昌

富於後冬節若曰人望故容材實野盡賄而敗業惜乎

列傳第二十一

李延壽

張裕

子永代山

子緒

子完

子環

張裕字茂度吳郡吳人也名與宋武帝諱同故以字稱曾

祖澄晉光祿大夫祖彭祖廣州刺史父敞侍御史度支尚

書六國內史茂度仕為宋武帝太尉主簿揚州中從事累

遷別駕武帝西伐劉毅北伐關洛皆居守留在州事出為

都督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綏靜百越嶺外安之元嘉元

年為侍中都督益州刺史帝討荊州刺史謝晦詔益州遣

軍襲江陵晦平四軍始至白帝茂度與晦素善議者疑其
 出軍遲留弟邵時為湘州刺史起兵應大駕上以邵誠即
 故不加罪累遷入常以脚疾出為義興太守上從容謂曰
 勿以西蜀介懷對曰臣不遭陛下之明臺木拱矣後為都
 官尚書以疾就紅紫侯大夫加金章紫綬茂度內足於財
 自絕人事經始於縣之華山為居止優游野澤如此者七
 年十八年除會稽守素有吏能職事甚理卒於官謚曰
 恭子子演位太乙舍人演四弟鏡永辯代俱知名時謂
 之張氏五龍鏡小與光祿大夫顏延之鄰居顏談義飲酒
 宣呼不絕而鏡臨可默無言聲後見與客談延之從籬慶園

之取胡林坐聽辭義清玄延之心服謂客曰彼有人焉由
 是不復酣叫仕至新安太守演鏡兄弟中名最高餘並不
 及初裕曾祖澄當葬父郭璞為占墓地曰葬某處年過百
 歲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某處年幾減半位裁鄉校而累
 世貴顯澄乃葬其少處位光祿年六十四而亡其子孫遂
 昌云

永字景雲初為郡主簿累遷尚書中兵郎先是尚書中條
 制等嘉十八年欲加修撰徙永為刪定即掌其任二
 十二年除建康令所居皆有稱績又除廣陵王誕北中郎
 錄事參軍永涉獵書史能為文章善隸書騎射雜藝觸類

無善又有巧思益為文帝所知紙墨皆自營造上每得永
表啓輒執玩咨嗟自嘆供御者了不及也二十三年造燕
林園玄武湖並使永監統凡所制置皆受則於永永既有
才能每盡心力文帝謂堪為將二十九年以永為揚威將
軍冀州刺史加都督王玄謨申坦等諸將經略河南進攻
碯礮累旬不拔為魏軍所殺亡 永即夜撤圍退軍不報
告諸將衆軍驚擾為魏所乘死其 及申坦並為統
府撫軍將軍蕭思話所收繫於歷城獄文帝以屢征無功
諸將不可任詔責永等與思話又與江夏王義恭書曰早
知諸將輩如此恨不以白刃驅之今者悔何所及二十年

元凶弒立起永為青州刺史及司空南譙王義宣起義
改永為冀州刺史加都督永遣司馬岸勲之中兵參軍劉
宣則二軍馳赴國難時蕭思話在彭城義宣慮二人不相
諧緝與思話書勸與永坦懷又使永從兄長史張暢與永
書勗之使遠慕廉簡在公之德近効平勃亡私之美事平
召為江夏王義恭大司馬從事中郎領中兵孝武孝建元
年臧質反遣永輔武昌王渾鎮京口大明三年累遷廷尉
上謂曰卿既與釋之同姓欲使天下復無冤人永曉音律
太極殿前鐘聲嘶孝武嘗以問永永答鐘有銅滓乃扣鐘
求其處鑿而去之聲遂清越明帝即位為青冀二州刺史

監四州諸軍事統諸將討徐州刺史薛安都累戰尅捷破
薛索兒又遷鎮軍將軍尋為南充州刺史加都督時薛安
都據彭城請降而誠心不款明帝遣永與沈攸之重兵迎
之加督前鋒諸軍事進軍彭城安都招引魏兵既至永狼
狽引軍還為魏軍追大敗復遇寒雪士卒離散永脚指斷
落僅以身免失其第四子二年徙會稽太守加都督將軍
如故以北行失律固求自貶降號左將軍永痛悼所失之
子有兼常哀服制雖除猶立靈坐飲食衣服待之如生每
出行常別具名車好馬號曰侍從有軍事輒語左右報郎
君知也以破薛索兒功封孝昌縣侯在會稽賓客有謝方

童阮須何遠之等藉其權其益積方童等坐下獄死永
又降號冠軍將軍廢帝即位為右光祿大夫侍中領安成
王師出為吳郡太守元徽二年為征北將軍南兖州刺史
加都督永少便驅馳志在宣力其為將帥能與士卒同甘
苦朝廷所給賜膺錄必基坐或割手自頌賜年雖已老心
氣未衰優游閑任意甚不樂及有此境喜悅非常即日命
駕還都未之鎮遇桂陽王休範作亂永率所領屯白下休
範至新亭前鋒攻南掖門永遣人覘賊既反呼言臺城陷
永衆潰棄軍還以舊臣不加罪止免官削爵以愧後嗣
永字景山州辟從事累遷東遷令時殷沖為吳興太守讓

人曰張東遷親貧須養所以棲遷下邑然各器方顯於官
大至後為司徒左西曹掾母年八十籍注未滿當使老官
從實還養有司以岱違制將欲糾舉宋孝武曰觀過可以
知仁不須案也累遷山陰令職事閑理巴陵王休若為北
徐州未親政事以岱為冠軍諮議參軍領彭城太守行府
州國事後臨海王為征虜將軍廣州豫章王為車騎揚州
晉安王為征虜南兖州岱歷為三府諮議三王行事與典
鑑主帥共事事盡平而情得或謂岱曰主王既幼執事多
而海能緝和公私云何致此岱曰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
君我為政端平往以物以禮博之是事無由而及明
更是才用多少耳入為黃門郎新安王子鸞以岱寵為南
徐州割吳郡屬焉高選佐史孝武召岱謂曰卿美効夙著
兼資官已多今欲用卿為子鸞別駕摠刺史之任無謂小
屈終當大申也帝崩累遷吏部郎泰始末為吳興太守元
徽中為益州刺史加都督數年益土安其政累遷吏部尚
書王儉為吏部郎時專斷曹事岱每相違執及儉為宰相
以此頗不相善兄子瓌弟恕誅吳郡太守劉遐齊高帝欲
以恕為晉陵郡岱曰恕未閑從政美錦不宜濫裁高帝曰
恕為人我所悉其又與瓌同勳自應有賞岱曰若以家貧
賜祿此所不論語功推事臣門之耻加散騎常侍建元元

年中詔序朝臣欲以右僕射擬岱褚彥回謂得此過優若別有忠誠特宜升引者別是一理詔更量出為吳郡太守高帝知岱歷任清直至郡未幾手敕曰大郡任重乃未欲回換但摠戎務殷宜須望實今用卿為護軍加給事中岱拜竟詔以家為府武帝即位復為吳興太守岱晚節在吳興更以寬恕著名遷南兖州刺史未拜卒岱初作遺命分張家財封置箱中家業張減隨復改易如此十數年謚曰貞子

緒字思曼岱兄子也父演宋太子中舍人緒少知名清簡寡欲從伯敷及叔父鏡從叔暢並貴異之鏡比之樂廣

云是我輩人暢言於孝武帝用為尚書倉部郎都令史詔詳郡縣米事緒蕭然直視不以經懷宋明帝每見緒輒歎其清淡轉太子中庶子本州太中正遷司徒左長史吏部尚書袁粲言於帝曰臣觀張緒有正始遺風宜為官職復轉中庶子後為侍中遷吏部郎參掌大選元徽初東宮官罷選曹擬舍人王儉為格外記室緒以儉人地兼美宜轉祕書丞從之緒又遷侍中嘗私謂客曰一生不解作諾有以告袁粲褚彥回者由是出為吳郡太守緒初不知也昇明二年自祠部尚書為齊高帝太傅長史建元元年為中書令緒善談玄深見敬異僕射王儉嘗云緒過江所未有

北士可求之耳不知陳仲弓黃叔度能過之不駕幸莊嚴
寺聽僧達道人講維摩坐遠不聞緒言上難移緒乃遷僧
達以近之時帝欲用緒為右僕射以問王儉儉曰緒少有
清望誠美選也南士由來少居此職褚彥回曰儉少年或
未憶耳江左用陸玩顧和皆南人也儉曰晉氏衰政不可
為則先是緒諸子皆輕俠中子充少時又不護細行儉又
以為言乃止及立國學以緒為太常卿領國子祭酒以王
延之代緒為中書令何點歎曰晉以子敬季琰為此職今
以王延之張緒為之可謂清官後接之者實為不易緒長
於周易言精理與見宗一時也 半叔不解易中七事

武帝即位轉吏部尚書祭酒如故永明二年領南郡王師
加給事中三年轉太子詹事師給事中故緒每朝見武帝
目送之謂王儉曰緒以位齒守我我以德貴緒遷散騎常侍
金紫光祿大夫師如故給事中二十八年復領中正長沙王
晃屬選用吳郡人豈為議贊緒以資籍不當執不許
晃遺書於緒固請之緒正名謂晃信曰此是身家州鄉廢
下何得見逼乃止緒吐納風流聽者皆忘飢疲者齋然
如在宗廟雖終日與居莫不測焉劉悅之為益州獻蜀柳
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縷置舊宮芳林苑始成武帝以植
於太昌靈和殿前常嘗玩之笑曰此楊柳風流可愛似張

緒當年時其見嘗愛如此二儉為尚言今丹楊亦時諸令
史來問訊有一令史善俯仰進止可觀儉嘗與之問曰經
與誰共事答云十餘歲在張令門下儉曰送之時尹丞殷
存至在坐曰是康成門人也七年竟陵三子良領國子祭
酒武帝敕王晏曰吾欲令司徒辭祭酒以授張緒物議以
為如何子良竟不拜以緒領國子祭酒緒口不言利有財
輒散之清談端坐或竟日無食門生見緒飢為之辦飧然
未嘗求也死之日無宅以殮復遺命凶事不設柩妻上以簾
設輜車引柩靈上置盂水香火不設祭從弟融敬緒事之
如親元齋酒於緒靈前酌飲勸曰阿兄風流頓盡遺言
散歸常侍中進光祿大夫以簡子子完宋後廢帝時為
員郎險行見龍坐廢錮完弟允永明中安西功曹淫通殺
人伏法允兄充知名

充字延符少好遊遊緒嘗告歸至吳始入西鄂逢充獵右
臂鷹左牽狗遇緒船至便放絀脫鞵拜於水次緒曰一身
兩役無乃勞乎充跪曰充聞三十而立今充二十九矣請
至來歲緒曰過而能改顏氏子有焉及明年便將改多所
該通尤明老易能清言與從叔櫻俱有令譽歷尚書殿中
郎武陵王交時尚書八王八殿當朝用事齊武帝嘗取決焉
儉方聚親賓充殺巾幘至便求酒言論放逸一坐盡傾

及聞武帝欲以緒為尚書僕射儉執不可充以為恒與儉
書曰頃日路長霖霖憂韜悔涼暑未平想無虧攝充幸以漁
釣之閑鍊採之暇特復引軛以自娛道遠乎前史擬橫萬
古動默之路多端紛綸百千升降之塗不一故金剛水柔
性之別也圓行方止器之異也善御性者不違金水之質
善為器者不易方圓之用充生平少長偶不以利欲干懷
三十六年差得以棲會自滄介然之志峭聳霜崖確乎之
情峯橫海岸至如影鑿天閣既謝廟之華綴組雲臺終
愧不冠之秀寔由氣岸踈疑情塗狷隔獨師懷抱不見許
於俗人孤秀神崖每遭回於在世長群魚鳥異景必何雖
復玉沒於訪珪之辰桂掩於搜芳之日汎濫於漁父之
偃息於卜居之舍日如此而已充何識哉若夫驚巖罽自吐
海蓬天疎石崩尋可分危落何挂蘭荷蕤叢雜於山幽松栢
陰森相繚於澗側元郊於是乎不辨泊休亦以茲長以往至
於飛竿釣渚濯足滄洲獨浪煙霞高卧風月悠悠琴酒岫
遠誰來灼灼文言空幾方寸不覺鬱然千里路隔江川每
至西風何嘗不歎又人歲路未強孝優而仕道佐蒼生功
橫海望可謂德盛當時孤孤獨秀者也而茂陵之產望冠
蓋而具懷渭川之眈行著袴而咏歎得無惜乎充崐西自
蘇公表一人整而衣新而食不能事王侯竟知老造時人

騁游說容與於屠博之間其權甚矣然舉世皆謂充為在
充亦何能與諸君道之哉是以披聞見掃心曾述平生論
語默所可通夢交魂推襟送抱者唯文人而已闕廷真匪
言罷莫因儻遇樵夫妾塵執事儉以為脫略弗之重仍以
書示緒緒杖之一百又為御史中丞到搗所奏免官禁錮
沈約見其書歎曰充始為之敗終為之成久之為司徒諮
議參軍與琅邪王思遠同郡陸惠曉等並為司徒竟陵王
賓客累遷義興太守為政清淨吏人便之後為侍中梁武
帝丘至建鄴東宮全殺百官集西鍾下召充充不至武帝
遣使以充為大司馬諮議然軍天監初歷左常侍御史部
尚書居選以平允稱再遷散騎常侍國子祭酒登堂講
皇太子以下皆至時王侯多在學執經以拜充朝服而立
不敢當再遷尚書僕射頃之出為吳郡太守下車恤貧老
故舊莫不忻悅卒於吳郡謚曰穆子子最嗣

瓌字祖逸宋征北將軍南兖州刺史永之子也仕宋素慕
桂陽六史不欲前兄瑋與祿自免不拜後為司徒右長史
通直散騎常侍驍騎將軍初瓌父永拒桂陽王休範於台
下敗績死佃夫等欲加害齊高帝固守明之瓌由此感恩
自歸後遭父母喪還三持服昇明元年劉彥即有異圖第
選為吳郡清相影響高帝密遣殿中將軍下白龍令瓌取

邀諸張世有豪氣環宅中常有以時管部曲數百邀召環
委以軍事環偽受命與眾怒領兵十八人入郡斬之郡內
莫敢動事授高帝以告左軍張沖沖曰環以百口一擲出
手得盧矣即授吳郡太守錫以嘉名封義城縣侯從弟融
聞之與環書曰吳郡何晚何須王反聞之嗟驚乃是阿兄
郡人顧高陸閑並少年未知名環並引為綱紀後並立名
世以為知人齊建元元年改封平都侯遷侍中與侍中沈
文季俱在門下高帝常謂曰卿雖我臣我親鄉不與共隨疑
等文季每遷直器物若遷環止朝服而已時集書每兼門
下東省實多清貧自不世環者常呼為散騎出為吳興太

以既有國秩不取郡奉旨向帝敕士庠別藏其奉以表
消武帝即位為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徵拜左戶
曹加右軍將軍遷後安陸王綽臨雍州行部登曹叟山有
老來乞縞問何不事產而行之邪荅曰張使君臨州理
百姓家得相保後人政嚴故主行之縞由是深加嗟賞
拜太常自謂閑職輒歸家武帝曰卿輩未富貴謂人不
與既富貴那復欲委去環曰陛下御臣等若養鳥無事就
閑一脫有事復牽來帝猶怒遂以為散騎常侍光祿大夫爵
廢朝臣到宮門參承明帝環託脚疾不上海陵立明
疑外藩起兵以環鎮石頭督眾軍事環見朝拜多難遂

疇疾建武末屢啓求還不見許居室豪華富伎妾多房或
譏其衰暮畜伎環曰我少好音律老而方解平生嗜飲
夜一子唯未能遣此耳明帝疾甚防疑大司馬三敬則
平東將軍吳郡太守以為之備及敬則反遣兵迎
松江聞敬則軍鼓聲一時散走環棄郡逃入閭事平
郡為有司奏免官削爵永元初為光祿大夫三年梁
起兵東昏假環節度石頭尋棄城還官梁天監元年
軍中右光祿大夫以脚疾拜於家四年卒環有子十
常云中應有好者子率知名

率字

十簡性寬雅十一能屬文常日限為詩一編或

不作則追補之稍進作賦頌至平十六向作二千餘首有
虞訥者見而詆之率乃一旦焚毀更為詩示焉託去沈約
訥便句句嗟稱無字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訥慙而退時陸
少玄家有父澄書萬餘卷率與少玄善遂通書籍盡讀其
書建武三年舉秀才除太子舍人與同郡陸倕陸厥幼相
友狎嘗同載詣左衛將軍沈約遇任昉在焉約謂昉曰此
二子後進才秀皆南金也鄉可識之由此與昉友梁天監
中為司徒謝朓掾直文德待詔省敕使抄乙部書又使撰
古婦人事使工書人琅邪王琛吳郡范懷約等寫給後宮
率取假東歸論者謂為傲世率懼乃為待詔賦奏之甚見

稱賞手敕荅曰相如工而不敏枚臯速而不工卿可謂兼
二子於金馬矣又侍宴賦詩武帝別賜率詩曰東南有才
子故能服官政余雖慙古昔得人今為盛率奏詩徃反六
首後引見於玉衡殿謂曰卿東南物望朕宿昔所聞卿言
宰相是何人不從天下不由地出卿名家竒才若復以禮
律為意便是其人祕書丞天下清官東南望曹未有為之
者今以相處為卿定名譽尋以為祕書丞掌集書詔榮
四年禊飲華光殿其日河南國獻赤龍駒能拜伏善舞語
率與到漑周興嗣為賦武帝必孕及興嗣為工其年父憂
去職有父時妓數十人其善驅者有**色貌**邑子儀曹郎顧琬

之求娉謳者不願遂出家為尼嘗因齋會率宅琬之乃平
書言與率姦南司以事奏聞武帝惜其才寢其奏然猶致
時論服闋久之不仕七年除中權建安王中記室參軍俄
直壽光省修丙丁部書抄累遷晉安王宣惠詔議參軍率
在府十年恩禮甚篤後為揚州別駕率雖歷居職務未嘗
留心簿領及為別駕奏事武帝覽牒問之並無對但荅云
事在牒中帝不悅後歷黃門侍郎出為新安太守丁所生
母憂卒率嗜酒不事於家務尤忘懷在新安遣家僮載米
三千石還宅及至遂耗大半率問其故荅曰雀鼠耗率笑
而言曰壯哉雀鼠竟不研問自少屬文七略及藝文志所

載詩賦今亡其文者並補作之所著文衡十五卷文集四十卷行於世子長公率弟盾

盾字士宣以謹重稱為無錫令遇劫問劫何須劫以刀斫其頰眉目咄咄不易餘無所言於是生資皆盡不以介懷為湘東王記室出監富陽令廓然獨處無所用心身死之日家無遺財唯有文集并書千餘卷酒米數甕而已

稷字公喬環弟也幼有孝性所生母劉無寵邁疾時稷年十一侍養衣不解帶每劇則累夜不寢及終毀瘠過人杖而後起見牛輩幼童輒哽咽泣淚州里謂之淳孝長兄瑋善彈箏稷以劉氏先執此伎聞瑋為清調便悲感頓絕遂

不聽之性疎率 悟有才略起家著 浚郎不拜父

未及婚母丘相繼歿六年廬于墓側齊永明山為豫

張云 濟與彭城劉繪俱見禮接未嘗被呼名每呼為劉四

以貧求為剡令略不視事多為小山遊曾山賊唐厲

之 亂後率屬部人保全縣境所生子劉允假葬琅邪黃

山建 此字改由葬禮轉助委積於時雖不絕事異隨以

還之 幼及長數十年中常設劉氏神位山告反面如事

生 給事中黃門侍郎新興永二郡太守郡犯私議

改 為長寧元元公為侍中宿衛宮城宗武誦至兼衛

尉 出奔稷兼衛尉知副三空都督城內諸軍事特京

昏淫 嘗居北徐州刺史之在珍國就殺謀乃使且問張齊行殺

于金 德殿穆乃召右僕射王亮等列坐殿前西面下議遣

國子 主范雲中書舍人裴長穆等之使云頭城詔云云

穆為 侍中左庶長王遷之司馬也朝堂為穆

侍中 書令及上即位封江安縣一位領軍穆三

穆三 殿內宴穆醉後言多怨辭形於色帝時亦醉謂

兄弟 郡守弟殺其右袖袒言天血如卿兄弟有何

名 穆曰臣乃無名稱至於陛下不得言無勳東

義 亦來伐之豈在臣而已帝封其鬚曰張公可畏人由

不 京彈穆云領軍張穆明無忠貞官必險逆殺君害主

業 以為常武帝留中 見不問累也尚書右僕射

宅 以盛暑留辛僕射省舊臨幸 俱具皆醜太官饌直帝

穆 清貧手詔不受宋 時武帝經造張永至穆三世並降意

乘 論者榮之殺雖 則右母慙口實乃名其子伊字懷

霍 字希光峻字 同字不見見字不同以旌其志既懼

且 恨乃求出許之出為青冀二州刺史不得志常閉閣讀

佛 經禁防寬弛僚吏頗致侵擾州人徐道角等夜襲州城

乃 害之有司奏前並上穆性明烈善與人交歷官無吝粟

奉 祿皆頒之親故家無餘財為吳興太守下車存問遺老

引 其子孫置之七職政稱寬恕初去郡就僕射徵道由吳

嶧人候稷者泚水陸稷單裝徑還都下人莫之識其卒云
如此稷長女楚媛適會稽孔氏無子歸宗至逢稷見言女
以身蔽刃先父卒稷與族元充融卷俱知名時目云充融
卷稷為四張卷字令遠小和理著稱能清言位都官尚
書大監初卒稷子嶧

嶧字四山稷初為剡令至嶧生之因名嶧字四山少敦
孝行年二十餘猶班衣受稷杖動至數百收淚歡然方驩
有志操能清言感家禍終身蔬食布衣手不執刀刃不聽
音樂第准言氣不倫嶧垂泣訓誘起家祕書郎累遷至南
相東王長史尋陽太守王假日之官因嶧之策得節

嶧曰卿後當貴入為郡恐不得終其天年嶧曰貴何得
耳時伏擬在坐曰君王司畏人也焉堪為太府卿吳興太守
侯景圍建鄴遣弟伊率郡兵赴援城陷御史中丞沈浚違
難東歸嶧往見之謂曰賊臣憑陵人臣効命之日今欲
集六刃保據貴鄉雖復萬死誠亦無恨浚回勸嶧舉義
邵陵王倫東奔至錢唐聞之遣前舍人陸丘公板授嶧征
東將軍嶧曰天子蒙塵今日何情復受榮號留板而賊
行臺劉神茂攻破義興遣使說嶧斬其使仍遣軍破神
茂侯景乃遣其中軍侯子鑿助神茂擊嶧嶧軍敗乃釋戎
服坐於聽事賊臨以刃終不屈執以送景景將令嶧曰

嶧字四山 嶧字四山 嶧字四山

死臣 幸乃殺之子弟遇害者十餘人景欲存其一子爨
曰吾一門已在鬼錄不就爾二之恩於是皆死賊平元帝
追贈侍中中書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忠貞子爨第二知
名

種學 士苗永從孫也祖辭宋大司農廣州刺史父略太子
中庶子臨海太守種少恬靜居處雅正傍無造請時人語
曰果一榻敷演梁則卷充清虛學尚種有其風仕梁為中軍
宣城王府主簿時三四十餘家乞求為始豐令及武陵王
紀為益州刺史重選府僚以種為左西曹掾種辭以母老
為省司奏坐黜免侯景之亂左 東奔鄉里母老種時

五十而毀瘠過甚又迫以凶流未葬服雖畢若家飲食恒
若在喪景平初司徒王僧辯以狀奏起為中從事并為長
葬禮葬訖種方即言僧辯又以種年老無子賜以妾及居
廩之具陳武帝受禪為太常卿歷位左中尚書侍中中書
令金紫光祿大夫種沈湮虛靜識量宏博時以為宰相之
器僕射徐陵嘗抗表讓位於種以為宜乎左執其為所推
如此卒贈特進謚元一種仁志不欲雖顯顯位家產屢空
終日晏然不以為病太建初始興王妃以石虎解陋
時賜宅一區又累賜無錫嘉禾縣秩嘗於無錫見皇囚在
獄天寒呼囚暴日遂失之帝笑而不深責有果十四卷

稜亦清靜有識度位司徒
論曰張裕有宋之初早參
立荷崇構克舉家聲其善
素殆人望事夫權纓從事
以永元之末人憂途一灰
猜嫌又况異於斯也然則
之方可謂矯其違矣

長史贈光祿大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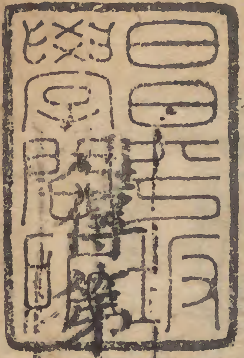
顯諸子

立身簡

終百心

而旋見

山赴路



第二十一

南史三十一

